

漢書門			
四	二	二	二
六	五	二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七三函	漢
五	六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212
冊數	6 ( 3 )
函號	273 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三

大有  乾下

大有元亨

卦象所照者廣是人君照臨萬國尺地莫非其有卦体所從者衆是天下皆歸一人一民莫非其臣故名大有夫所有者大則其亨亦大但見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不通矣元亨

彭山曰大立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四達







則是神謀雄斷足以裁決萬几聰明睿智足以周知萬物德之體固如斯矣且其剛健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無非順天理之當然而與時宜之初非任暴為剛過察為明德之用又如斯也惟德足治有故其禮樂刑政自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利是以元亨

首節雖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大中之極也純乎中而無不中之雜也下面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了二節其德二字一直貫下是統論君德非德體之德也先剛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大有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實

丁石  
別恐

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應天即是時行原非兩層唐氏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二應字正相照

○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彙彙易萌不有以治之可乎君子察之以明決之以健惡者累吾有則刑辟遏之善者輔吾有則爵賞揚之此非私意也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特順天所欲遏欲揚之休命而已由是天下知懲而害有者遠知



此說  
曰大義  
曰善而  
九惡相

以字即  
庸率  
于同義

勸而保有者集何大有之難保哉

前講休命照依舊說而新說謂天命休美原來有善無惡過之揚  
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奉行天命天討之  
說唐疑菴曰天之休命即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賞之日搜  
其惡伐之雖謂之天命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即  
過而絕之使不作善雖隱必揚而顯之使樂于為不惟善者蒙其  
利惡者亦不至受殃與本來秉彝劫一而不相違故曰順天此  
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大有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  
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猷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

匪彭慶有而不過其則爻詞皆善盛世之景象也 有大者不可  
以盈初惕其艱二防其敗三慎其享四匪其彭所以儆人臣五慮  
其无威上幸其不溢所以儆人君 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  
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福孰  
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  
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時當大有蒙孽易生本有交害之理而咎不終无也初陽在下  
未與物涉是以政事不至怠廢紀綱不至敗壞未涉蒙孽之害  
而匪咎也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又必艱以處



依愚見  
永字不  
必藉終  
言人情  
必然克  
六于初  
聖分則  
以所也

之敬畏加切則終不至於害而无咎矣  
无交害善其始也艱則无咎戒其終也在世道上看交涉也害謂  
敗亂之害或曰驕奢之害匪咎猶言非為咎也艱常存无交害之  
心則无咎即上匪咎而保其終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  
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當大有而居初故初心未變彙孽未萌而未涉乎害也  
提一初字正危其終而惕之以艱也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  
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  
末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以剛中而應六五是以碩德宏才受君委托而民物之重皆  
身荷之大車以載之象也如是而往可以勝任何咎之有  
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之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之象所謂入  
資啓沃出任經綸文致太平武定禍亂悉以托之者也惟大車為  
能輕天下之至重通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  
任重不危致遠不泥可以往而无咎取象二虛足以受九剛足  
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以載者言二有剛中之德足以負荷大任故以所載積之



于中不致覆敗也

宜依程積中作以載象者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或以中即剛中言剛中之德至于充積作大車象者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將何所效用哉感知遇而盡獻納凡治有之規保有之責无不入告我后象猶公之用享方物畢獻者乎是惟君子能之若公侯中之小人則謨猷不足上陳徒獻諛耳安足當此

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

然也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

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弗克正欲專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惟君子能之若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為君害而已

初九无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柔君也四以剛近之功德過盛所謂彭也幸其處柔能克自抑畏不以寵利居成功匪其彭焉則疑忌可免而无咎也



彭以功德言非立位也。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匪其彭而无咎者由其心之明於君臣之分盛衰之機不惟辨其槩而且哲其微故不敢一毫僭擬而得无咎也。

以明字為主辨是明足以辨也。哲是辨之深也有以明辨二字相連而以哲字為形容其明辨之深亦可。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動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哲者當局不迷。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二虛中應二而上下歸之是推誠任賢足以固結臣民之心而臣民與我交相孚信為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者也。但恐柔中之君病於寡斷承平之久狃於因循耳當以威濟之而後可保有而吉也。

當大有之時而群剛應之非孚不及此。然處羣剛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之君徃徃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以威如戒之。虛已應二是厥孚上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陸氏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過惡揚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程

威如是  
以柔不  
者開



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亦曰如。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厥孚交如者言六五之孚有以感發上下之志也。蓋虛已下賢感臣作忠之心為民而虛已下賢感民悅服之心故交孚如此威如之吉者蓋太平之世。讀漫易生一于柔則人將易之而玩法行奸矣。故必濟以威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天下之志字同。皆指心之發見真懇。處而言原是人之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

見彼又不得自主。惟願上之能觸發與否耳。或曰易字照初爻艱字來見處大有者自始至終。斷宜艱不宜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備時

有至上九盛極矣。盛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溢。是履信思順而尚賢。人主之盛德也。惟德動天。自天祐之。祐於一身則百祉集矣。祐于天下則盛治永矣。吉无不利。舊以六五為賢。上九為君。看來天祐宜指五。說方與彖上下應之。吉合。程敬承曰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承也。惟大有稱上下應。故上亦應五。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

天祐指  
三為  
二信  
一信  
已信乎  
六五此  
交不過

全書通  
卷三



克當天  
而天  
係耳

吉无不利。斯其所以大有歟。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蓋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至上九而天祐之。惟應天乃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哉由其信順格天自天祐也

曰上見當衰了宜衰而不衰者何故推本於天心而曰自天祐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无咎

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曰大有

上吉明事闡全卦非止上爻也

謙 坤上 豫 坤下

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謙之效而

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見於豫

之順而豫之彖傳言順動者四蓋有旨哉謙以三為主爻故以

彖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彖曰剛應志行

而象曰志大行也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征不服知

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虧盈變盈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

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无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善處豫

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

天地聖人之豫然而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故謙之二由中而出曰

中心得上從外而和曰志未得豫之初恃其配以為樂曰志窮



謙三三坤上下

卦德內止外順是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卦象山高地卑是以至高而屈至卑謙之象也故名謙夫謙本人所樂與人能謙則无往不通而亨此君子之道也究且德顯名尊而有終矣有而不居曰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之謙亨以行無不得言有終以成就結果言亨有終總是著謙德之善乃一時見之非始亨而後有終也必言君子者見謙非君子不能也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味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於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於謙者矣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

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終保其有也潘雪松曰謙為美德由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梲楨而并人已而忘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溢亢也讓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歛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下碩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耄猶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肯只是一个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非但是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温恭允塞也取象艮終萬物坤代終故曰有終

必泥  
九後  
坤是  
德乃  
念太  
非為  
所有  
以終  
德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名謙詞曰亨者何哉以謙之必亨耳彼天處於上而其道下降以與地濟故化育萬物燦然光輝而光明也地配乎天而其道卑處以承天施所以效法上達與天時行而上行也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且然况於人乎是謙也不徒曰亨又曰君子有終何耶亦以道固然耳以天道言如月盈升沉寒暑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如陵谷迁移山川增損變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如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害盈而福謙也

至於人道豈異於天地鬼神哉傲物者舉世同惡下人者舉世同好一虧益變流害福之必然也故人而能謙何往不伸以之居尊則德因謙顯无不光矣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矣以之居卑則德因謙重莫能踰矣如地道卑而上行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通章以造化形容人事首節見謙則必亨濟非濟物天氣與地濟也卑非形體乃居後代終也俱以氣言光明上行是化育之功乃元亨時事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后則人孰先之取象乾本居上九三以乾下坤天道下濟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今居上卑而



上行也。

次節重人道。天地鬼神皆起人道耳。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逐句重謙。一邊不可以謙盈並重。謙尊以下。有終之義。尊卑以位言。光不可踰。俱言其德望之隆而聲聞之遠也。然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始成終一般。蘓子瞻曰。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无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无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於彖詞。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謙多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內充實而外歛。然謙之象也。君子體之。謂人惟立心不平。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於是驕矜之念不勝多。謙抑之念不勝寡。所以不能謙。故裒去其驕矜之念。增益其謙抑之念。



視已非有餘視人非不足于以衡量夫入已之宜而得其平何有不謙乎

二句一串說衷多益寡正所以稱物平施人與已皆物也處已處人皆施也衷益非君子作意其間人心之平自宜如此便是謙程啟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衷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紫溪曰損得上人之心盡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

施從自已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无低昂心稱有輕重无輕重心歸於平焉耳君子有終於平也要識得益寡无工夫只在衷多上衷多工夫不在衷多上討來君子一心歛然歎然常覺進修无窮自已不勝其小雖欲矜誇得乎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謙卦下三爻皆有吉而无凶上三爻皆有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名利也處常吉也即履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入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







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正居下卦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故為鳴謙。此實大聲宏，非矯飾而然也。貞也，吉在是矣。

貞即在  
焉謙上  
見不作  
二層

鳴非自鳴，其謙乃謙而有聲，鳴非過情，便是正吉。即亨有終意，潘氏曰：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正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于外耳。或以貞吉作戒詞亦可。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貞吉，豈聲音笑貌哉？由其謙德自得於心，故積中發外而有聞也。貞吉宜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德備剛正，上下所歸，故功在社稷，澤被蒼生，而自視歛然，不以為勞。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終而吉。

以一陽而五陰歸之，正是勞，是上下倚賴以底績也。以功不掩為有終，以致恭存位為吉，此所謂謙尊而光者也。胡仲席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無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程敬承曰：天



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可思。君子有終之義。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君子者。蓋萬民既仰其偉績。又服其雅量也。故有終而吉。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唐疑菴曰。為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謙者矣。取象萬民以上下群陰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大臣也。柔正能下。所謂謙尊而光。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然居九三功臣之上。有不可自安者。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偃然居上之意可也。

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隙。在四處功臣之道。合當如此。六四非无全功。但三尤過之。撝謙非嫵媚。由中達外。真有一段不自安之意。發揮於容貌之間。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无不利矣。又撝謙者。豈足恭哉。居功臣之上。理合如此。非過則也。

夫子恐人疑撝謙太過。故為之解也。則者。入之道也。平施之準也。



理合如此。非為求免疑忌之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有天下之富矣。柔中虛體能去驕去盈。无富天下之心。在上而能謙者也。以故遐邇景從中外悅服。為不富以其隣之象。固從之者眾矣。夫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而他可知矣。謙道之得人心如此。

不富宜如此看  
句要用二  
等活

舊說不富不待勢驅也。侵伐以一事言无不利。以凡事言非也。富者驕盈也。不富不以天下驕也。不富正是謙之至。臣隣樂為之以樂為不富者以也。利用侵伐二語作一句看。是極言謙道之得民心。謂謙而為人所與即用以侵伐亦无不利也。不必以无不利推

開者。陸庸成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無不利也。

或曰。侵伐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

○象曰。利用侵伐。无不服也。

謙德之主。何以利用侵伐哉。蓋負固不服。不得不征之耳。故无之。適以濟謙之所不及也。

征不服  
是所  
所以

夫子恐人泥侵伐之詞。故為之解。見不得已而用之。无害其為謙也。程傳征不服也。冠其文德。謙巽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入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舜



溫恭而不免伐三苗文徽柔而不免征密人何損於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故可用行師師以人和為貴也雖其  
損柔无位不能布昭皇靈以威宇下豈不可以征已之邑國乎  
此重謙之好處說不可看征邑國太低了還是與之詞語意謂  
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舊說謂僅可征邑國耳不  
可從蓋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觀五爻詞可見  
看來征邑宜連上句講以此謙德而用行師以征邑國亦无不利

更直截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雖鳴謙而志猶未得也何也君子之志合天下以成謙惟有  
未盡信從者故至於行師以征邑國也此所以志未得也

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下二句正是志未得處時說皆以才力  
不足短之殊非本旨一說蕪子瞻曰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  
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  
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

愚見志未得非謂不本於由中也志得意滿則非謙矣志未得是  
心不敢自安正是謙處與中心得者不異由中達外一而已矣  
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  
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



服用之亦可以死不服。

豫 三三 坤下 震上

○ 豫利建侯行師

與伯 離虞 下同

卦體人心恊應有豫之意卦德順而以動致豫之由和平之極治也故為豫既謂之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百姓歸心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何不利乎

渾就君道說豫以和樂取義人心和樂以應此大順極治景象濟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如舉一人置之萬姓之上使萬姓惟一人是戴非得人心之豫不可如驅無辜於鋒鏑之下使其忌勞忌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舉此兩大事以見豫之無所不利取象地

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或曰震長子取建侯坤為眾取

行師 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

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眾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

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何以名豫哉蓋豫起於人之和九本於德之順卦體剛應志

行是眾志交孚適遂大行之願卦德以順而動是時措合宜允

恊人心之同觀志行而知豫之得名觀順動而知豫之所以得

名故為豫 何以利建侯行師哉蓋理一也天地奠位此理也



吾人立極此理也。今豫既順以動，則一理所感，雖天地之大亦如之而順動不違矣。况於人乎？所以建侯行師之皆利也。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極之天地聖人，其能外乎以理為樞，而二五順布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烏以理為治而張弛隨時。聖人以順動也，則不假刑罰之煩而民服。烏是順動之義，天地所以成化也。聖人所以成治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全彖以順動貫首節。雖以德體並言而順動則致豫之由也。剛應志行只是豫之光景耳。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本應字來。順動順理而動也。楊氏曰：順言理，豫言心，循其所當然，斯得天

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二節即承順動見建侯行師所以利也。聖人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因為大對天地則小矣。順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三節以順動而贊義理之大。承上文天地如之。此明所以如之。故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



便刑清民服與三光明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順動的道理原是  
 三才合一。豫之時義豈不大哉。汝吉曰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  
 日月而行四時。溫涼寒燠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  
 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四時不平。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刑清措而不用也。  
 豫之時最足于太和者。殺机也。故獨言刑罰。陸庸成曰。人知豫  
 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其義也。義即順動也。使人于  
 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已。豈不大哉。須合  
 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蘓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  
 未有無義亦未有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

故曰時義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而聲奮焉。則鼓天下之太和。豫之象也。此天地自然  
 之樂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焉。由是其用之也。涇  
 養性情。而義日以精。消融渣滓。而仁日以熟。德之未崇者。於樂  
 崇矣。及其用之盛也。冬至荐上帝於南郊。而配以祖秋季荐上  
 帝於明堂。而配以考。神之難格者。於樂格矣。樂作而神人以和。  
 體豫之功。何至哉。

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  
 及二月。震雷聲發。則寒沍渙釋。品物無不和暢。故為豫。作是制樂。



非奏樂也。潘雪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息德之

樂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

以荐上帝，歆祖考，崇是崇高之崇。一說謂樂作而把吾功德心德

聞揚充大出來，即謂之崇。殷荐者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

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倫物盡文，則其樂之尤盛者。如大司樂園

立之奏樂極九變是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

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

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姚承菴曰：崇德荐配，摠是

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陸庸成

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荐，只是一和。由順生不順，動

而求豫，舉念便碍矣。

六爻合旨。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

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

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

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

豫不可久乎。

程敬承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豫和豫也，人心

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陽

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之盱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

為



二與四無係。故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於人心之危者何如矣。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身私已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惧也夫。  
初六鳴豫凶

初六陰柔有九四強臣之應。是小人憑藉寵貴。意得志極。而以自鳴。是自求禍也凶。

豫卦以震四為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本無大失。以其應四也。不勝張大鳴者。發於聲而誇於人。其凶宜矣。此在位之小人

恃勢以驕樂者。蔡京之附安石。萬侯高之附秦檜。類此噫。豫與謙

對豫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於

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取象震為善鳴。而初和之。故為鳴豫。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不可滿。當豫之初。即以自鳴。志已滿極。所以凶也。

或曰初繞得志。便滿極。豈能以乎。故凶。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於

豫。便是順動道理。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畧有些念頭。即

是溺。人鬼關頭也。只爭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于石。不終自貞吉。

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是性守於中。而



勢利紛華泊無所好德之安靜而淡然不染堅確而屹然不移其介如石者也。由是靜極生明於凡處豫之利害禍福其幾之先見者不俟終日斷可識矣。則得持身之正而无沉溺之凶不其貞而吉乎。

節說介  
以節操  
辭稍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疏所謂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也。

按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蓋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沉溺太重。把本來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惟安靜堅確依然本來面目。如鏡未蒙塵。水未著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不終日是。不待事已成之日也。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必曰不終日。是形容介石之妙。貞頂介石說吉頂不終日說。取象三爻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爻為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二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日而悔象不終日。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人心靜養則明。欲累則昏。六二不終日貞吉者。由以中正之德。



自守也。蓋心無物而後能觀物，心無事而後能見事。否則中心  
撓亂，思慮日昏，何以得貞吉哉。

中正即介於石，惟處利害之外，所以能燭利害之中。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上有由豫之臣，六三上視於四，縱欲敗度，宜有悔矣。然自古及

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當速悔之可也。若晉愍而悔之遲，

則禍不旋踵，能無悔乎。

盱，張目而望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二悔字以凶咎

言，註悔字以悔悟言。陰性遲疑，不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聖人望

人遷善之心，要緊在一遲字。漢之竇憲，唐之楊國忠，宋之史彌遠，

皆盱視得禍者，亦由悔悟遲耳。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有悔者，德不足以自守，則溺豫而不自知矣。苟如二之中

正，雖處初三之間，安能溺乎。

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

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君民之豫。皆由我致其道，大行而志乃

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不可以一人保，必開誠布公，任用天

下賢士而無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而朋類之來



如髮之聚於簪也。豫不可常保乎。

田豫所以致豫於前。任賢所以保豫於後。由豫即是大有得。但大

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功。此時已是衆賢戮力了。然人情

當未成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以

勿疑破之。取象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

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

象。坤為盍。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之志。本欲致天下之豫。今曰。由豫則志大行也。

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講得分別。上句粘治功說。下句粘心說。所謂

謂剛中而志行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謀志

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以柔弱不振之主。耽于逸樂。又迫於九四之強臣。威權已失

國脉將危。有貞固之疾矣。幸其得中。則權勢已去。位號猶存。國

脉猶少延也。又為恒不死之象。苟能因此自振。猶可不死。否則

終必亡矣。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

見其強迫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

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各據文以取義也。或曰。恒不死。先

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各據文以取義也。或曰。恒不死。先



王之遺澤猶存，猶可藉以不死。此如東周君衰弱而以文武之緒綿延數十世而未絕也。

蘇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位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貞疾者，柔也。四之剛權出於下，勢孤於上也。所藉以自存者，僅共主之號而已。故未至於亡而恒不死也。亦危矣哉。

中是五，位居中，處尊也。中未亡，或以祖宗未泯之德澤言亦可。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從欲忘反，昏冥於豫也。逸樂成矣，以其動體則有悔悟之萌，翻然改圖為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何有昏冥之咎哉。

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胡雲峰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盱。心滿於

言凶待不  
其動也  
至于成  
有渝則  
動極而



中則意不勝冥。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遲。於上之冥，深冀其改。无非開人以遷善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樂不可極，在上而冥於豫，豈可久乎？不可不速改也。

卦辭只一豫字，而爻言豫不同。初上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

三之逢猶豫也，六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

隨 震上 巽下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巽上止

故為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

為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

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故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

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隨之。

隨 震上 兌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悅是為君者，德足以致天下之隨。

而天下隨之也。故為隨。夫君既為人，所隨則治。此四說其亨大

矣。然正者又隨之理，而王道之所以為大也。必其致人隨者，奉

天地之无私，而騷虞不事乃為王者。大公无我之正，无遠道干

譽之咎矣。

主王道言本義，已能隨物二句，言已能致物。隨而物自隨我也。



隨固元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况動而悅易失於其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盡壞生矣按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隨主於悅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夫矣哉

卦名隨者卦變剛來下柔是君以微柔之德立極於上而剛德之臣下之臣隨君也卦德震動兌悅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於上而天下之民悅之民隨君也臣隨於朝民隨於野故名隨隨固可大亨矣然必貞乃无咎何哉蓋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剛之所以下

柔者此也動之所以必悅者此也一正立而天下隨之則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感在一入應在天下不其大矣哉  
首節前講依時說剛來二句一主臣隨君一主民隨君看來此彖傳與豫彖傳同豫彖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動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悅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程獻可曰時說剛來句俱說柔主看來九五本非柔君宜以剛指君下柔指存心於民此便是動而得民心處而物自悅以隨之也上句分明是已能隨物下句悅處是物來隨已如此說方與註已能隨物二句相合



還作隨之為妥

二節重貞字。潘雪松曰：道本惡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而又利貞，而天下隨時。其實元亨處已是貞了，已是无咎了。若不貞，必不能成隨，安得元亨？

末節承天下隨之句，贊其大明所隨不可不貞也。貞者隨之時義也。一說不曰隨之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蓋時之所會，人情已有必趨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一轉，故不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心公理於此可見。但此說與不義不合。洪覺山曰：隨可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于係。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時休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造化，非入何以養其出。人心非靜，何以運其動。故於嚮晦之時入，而宴息焉。疑神於靜，養氣於虛，以為作用之需而已。亦隨時之道也。

丘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蓋造化疑息不固，則來春必是灾沴。人非夜而息，則不能怡神養氣安足。

承動而悅動字，皆根此靜息末



為平旦進修之本乎。但息必於晦從闇然用功養未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必歸心綿。若存為天地根外若滅息中則生息。之為理微矣。

袁了凡曰。宴息從洗心藏密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餘忙猶在。不得謂之宴息。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歸休於寧定之境。恬養於閒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本。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六爻以陰

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人之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





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蔡虛齋曰：隨道有始終。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也是也。合而觀之。隨道備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者。隨之官也。夫人。心廓然。太公原一無所隨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心。似不若無主之心。廓然者。變其常矣。為官有渝之象。然隨亦人所不免。首但患隨不正耳。正則有主而不失其所主之公。雖渝何傷。猶得吉矣。然非出門以交。則隘而不廣。不得言貞。必鄉國天下。麗澤最宏。

而出門交焉。然後為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也。

時說以公正平對非也。只重貞。出門交正。是貞也。蓋不公即非正矣。通節俱以心言。官有渝。似非大公之心矣。然隨而得正。猶不失其心之初也。故曰貞吉。心之初體最廣。若有私昵。又豈最初廣大之心乎。故以出門交廣之。

貞只是無私。然不廣即是私。即是不正。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願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於情利之



私。雖隨也。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群。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無所係。而能出門以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而孚。以至誠率是也。觀官有渝三字。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了。可妄隨乎。故必貞云云。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渝矣。何以吉哉。從正則吉也。惟出門交有功。則不牽於私。其交必正。故不失而有功。

或曰。不失。照失丈夫看來。如云天中皆書友。不失一士之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之道。但論當隨與否。何論遠近。初為小子。五為丈夫。是二當從。五不當從。初矣。乃與初近。又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曰。若情牽於近。而係小子。則勢遺于遠。而失丈夫也。可不審乎。

係字在相近。上看出係者。專是以私情比昵。有着戀不舍之意。失者。惜之。辭二句。不可平交。雖不言凶咎。然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四字看得重。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二陰柔順地。先不好了。故因與初近而相係也。此初兩稱渝也。



○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亦中正者豈遂舍丈夫哉但既係小子則牽此必失彼其勢弗兼與也

吳一源曰二之中正非背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或以人臣言如荀彧舍昭烈而事曹操也

○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居卦上當大臣之任者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是依縉紳名流而舍去鄙夫得所隨矣何求不得哉然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隨也道義自重不以權利相倚而居貞焉乃為正人君子

之隨而利矣

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而戒之也隨有求得就人情論其常耳當輕看求如事求可功求成之求非求富貴利達也吳因之曰三之頃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遠非真見四為君子而當親初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也居者弗隨之義也胡氏曰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為得也

成以居  
以居求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之所從既在於四則志之所舍必在初矣蓋係者志係之也  
志有偏係獨無舍乎

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五君臣同德者也以是隨君則言聽計從何求不獲哉但恐  
嫌於陵逼雖正亦凶耳將何以自完也惟孚誠積於中而動為  
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無逼上之嫌而何咎

隨有獲所為皆如意也或曰得天下之心也貞凶是位高權重上  
疑下忌之意不必實講貞字有字在消之處之法也惟有孚故能

有獲以  
得人之  
直為獲

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知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 有孚在道即

是以明或曰人臣賈禍豈盡恃權之過即心力俱竭而不顧主上

之所安者皆足取禍故孚與道文必以明處之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

媚君心借援左右或表暴白心迹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所

用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衰

世君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立氏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  
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

又兼有  
孚在道  
乃入臣  
之常以  
以不及



耳帶耳

凶。然則處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柰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獲矣。何以凶哉。惟有獲則地居危疑義當凶也。所以有孚在道者。果何功耶。乃明哲之功也。苟非明哲。必不能以誠格君。以道律身矣。

以明者以其明也

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爻以有孚在道即為明。此言有孚在道本於明。吳因之曰。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卓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遮蔽。豈有凶哉。故提出明字為處盛之著鑑云。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傾心信從。孚于嘉也。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矣。吉。

蔡氏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君臣肝胆相照。始終一轍也。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指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無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無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為隨主。君不下隨。



臣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于嘉吉者以五有正中之德故與之之正中相孚也所謂取  
入以身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是情義相維始終無間隨之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象如拘係之乃從維之即此隨之誠王者

用此亨于西山神且從而歆矣况致天下之隨乎  
宜主君道上說拘繫二語言民心固結之極耳君之誠通於民

又結於君者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拘係之者上居隨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往吝窮字不同二三止言係此又加拘字隨  
至上而窮也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  
隨之誠摠之則彖辭所謂貞也

蠱 ䷑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體卦變皆剛上柔下上下不交也卦德卑巽苟止君臣怠緩  
也此紀綱刑政所以日隳蠱所由致也故為蠱夫蠱壞之極亂



當復治故蠱可元亨以天運言也人無是事可乎為君若臣者  
始必銳意勵精興衰補弊如涉大川乃為利耳涉川何如以將  
壞之事而使臣太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先甲三日之辛為辛  
者自新之義也更張前日之弊以善其始以方新之事而使至  
速壞非所為涉川矣故取後甲三日之丁為丁者丁寧之意也  
致謹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天啓其時人盡其事蠱可治而元亨  
可必也

蠱就世道講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元亨天時也涉川人事也先甲後甲正是涉  
川事涉大川非極深屯之說取勇往之義正與卑巽苟止不同

蓋蠱以積漸而成知蠱之所由致則知蠱之所由治矣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事是一件事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  
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非是將衰未衰時  
用些維持挽回之術也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  
周悉萬全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  
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于紛更少萬全之長策  
故言此以防之何等振作何等持重此所以善用其涉而圖元亨  
者也  
邵國賢曰涉大川非獨勇往內有酌其淺深度其廣狹身入險中  
以求必濟小心惕厲意



彖曰合旨。夏官明曰：舊解卦辭從天道說向人事，彖辭從人事說向天道，不知聖人言人不言天。卦辭曰元亨，隨着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蠱，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緊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蠱，總之重人事上。馬氏曰：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何以名蠱也？蓋九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整頓，于其間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則君亢臣卑，兩情不能

相通，卦德巽而止，則臣諛君惰，庶事日至，叢脞皆足致蠱，故名蠱。治蠱豈易言哉！天下之不治，蠱為之也。治蠱至於元亨，紀綱振肅，法度脩明，則天下可以亂而復治也。此見蠱當治也。故利涉大川，正言君臣勵精往而有事以治之耳。至於治之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豈不因乎時而預冒為之哉？蓋亂之終，則治之始，天運然也。時至而事起，夫命而人殺，先甲後甲，正以人而應天也。即所謂有事也。有事則必至於元亨，而天下可治矣。首節剛上二句，非為蠱乃致蠱也。惟剛上柔下，上下不交，所以君驕臣諂，因循苟且，坐視其敝而莫救耳。賈卿曰：蠱從虫從血，物必腐而後虫生之，虫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而後弊生之，弊積而

串講更  
元上下  
下可不  
交



世斯盡矣

之節元亨有作將治言有作已治言者者來卦詞元亨以天運言

往字要

人打起

精神幹

言盡可治此元亨還依註以人事言治盡至於元亨也但此句只

及中幹

學即是

是渾一要其始終而言耳下面往有事正所以治也不曰往有功

而曰有事者治盡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

剛也往字最有力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先甲後甲本

是人事而曰終則有始天行者乃是鼓舞人去幹事耳吳一源

曰終則有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於未治之先而審

於已治之後至再至之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

庶其可治乎吳因仁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如

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如此做而特假手於

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

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

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

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於是

以振民鼓之舞之。使無廢惰自安之習。振則頽者起矣。而己德未

成。作新無本。又必涵育已德。無逸豫焉。則民風可振。而天下之



不可知  
待說而

此說  
但與  
不義不

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然欲振民必先育德。育者涵養以要其成。匪徒一奮勵而輒止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又有以振與育俱在。民風上說者。潘雪松曰：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故必振民而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在條教號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雖然寧為幹之悔。無

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子瞻曰：器久不用則虫生之為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歡常事。故曰巽而止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國資於臣。猶家資於子。臣之代君。猶子之代父。當蠱之初。蠱未深也。紀綱未盡頹弛。法制未盡廢壞。乘此飭之象。幹父之蠱。可謂有臣而君無失政。猶有子而父無敗德矣。然謂之蠱則亦危矣。當知危能戒善。救預防則終能幹蠱而吉也。否則何以有子。



何以得考无咎

六爻父子字除六五外俱以君臣言不可作實象此文只就初上  
爻議論曰父之蠱明無得諉耳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  
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  
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取象初最下子象以柔行剛幹蠱象當事之首有危象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當蠱之時君孰不以振起望臣哉故幹蠱者其意正以仰承君  
志猶子之善繼志也

一說楊氏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  
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  
也惟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聖人只要人幹蠱  
怕他以傷厥考為解故說破耳

項氏曰初有幹蠱之志二有內幹之才三有外幹之才下三爻皆  
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陰柔之主致世道之蠱二以剛中起而幹之子幹母蠱之  
象也貞也但恐以剛乘柔多有違拂而君不堪耳為臣者豈可  
以是為貞徑情而弗顧哉當巽以入之而從容有漸也  
五以柔廢治二幹所當幹即此是貞然事當巽順有不可執以為



貞者非謂不可正也。不可貞正是善用其貞處。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者，蓋治蠱非陽剛不能。然陽剛非中，未免有拂戾之嫌。二惟剛中，故得因革損益之宜，無矯枉太過之失也。

得中道得治蠱之中道也。本剛中來，蕪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免矣。曰：得中道可見柔行巽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橫卿曰：得中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族，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相臣更張先朝之積弊，幹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小有急遽之悔矣。然巽體因以得正，則一洗積弊於治，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小有悔，以心言，无大咎，以理言。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何傷。斷不可有所退托，便不去幹耳。

蕪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之幹蠱，雖過剛而有悔矣。然幹所當幹，終无咎也。寧獨无大



咎乎

蠱之時，聖人只是要人去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於无咎上加一終字，與王臣蹇，終无尤也。一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夫終无咎，何必避悔哉。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處，則過剛不中，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責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此孔子併畧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曰陰柔才弱，不能有為，是因循憚於變革，坐視其政之日蹙，象寬裕治蠱也。恐天下之蠱日甚一日，大壞不可救矣。往不見吝乎。

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碩華獎貴勇安行，徐步豈所施於扶焚極溺之時乎。往見吝，謂吝可立見也。往字有過一日，諭安一日之意。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寬裕無事，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后却憂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治蠱能濟斯往有得矣，豈其裕父之蠱而往有濟乎，未得也。



此得字以成功言非得志也未得言未得濟蠱也。三失之過。四失之不及必不得已寧為悔毋為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當前人積弊之後以柔中之主任二剛中之臣主臣一心相與勵精剔弊以光先王令緒非復向之剛上柔下巽而止者矣此中興令主也用是而有譽於天下後世矣

此得賢輔治振起先業者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剛柔合德故幹蠱而用譽是有光前烈非徒善繼善述之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用譽豈五獨能哉由九二承以剛中之德所以君臣相濟

幹蠱而用譽也

承德雖在臣而用臣則在五故譽不在臣而在君也。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則任賢正六五所以幹蠱者故以用譽為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以陽剛居蠱之終則無所事矣事之外則不當事任矣故撥亂之君有用譽之五撥亂之臣有剛中之二復何事哉故不事王侯惟尊德樂義高尚其事而已



上九陽剛是有賢德而時未偶如伊呂之虞猷猷樂海濱非沮溺之潔身亂倫者。王敬賢曰諸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無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任吾身之事何足稱乎故象曰志可則則與往有事者同用矣。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護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也在事之中盡力以幹幹馬行巽之權而不為汗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烏係係艮之止而不為辟。

一說以功成身退言趙汝柵曰居蠱之終事之蠹壞者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自事。取象居艮山之上故象高尚艮止也故象不事。

○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不事王侯豈無裨於蠱哉其高尚之志真足振起頽俗激勵人心可為天下法則也。

程敬承曰士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即其志非二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尚而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

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



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蠶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節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  
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若兩截上之高尚正是耕莘釣渭時事  
一當事任使會涉川幹蠶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臨 坤上 觀 坤下

陸廣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於地故為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可謂綦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臨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逼小人之至故為臨夫君子浸長以勢論之陽道大行當得元亨利貞然勢不可恃也必宅心處事一稟於貞則可以臨小人而得元亨矣何也陽雖浸長而浸消之漸已在目前至于八月小人復得志而君子有凶矣此元亨不足恃而以理維勢不可不利貞也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二陽則勢已盛君子進小人自退非真逼他去也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防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正見不可不貞也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必凶

重利 貞即 順副 而應

上至會通

卷三

四十一



而凶在其中。頤其以理自持。何如耳。

按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浸長。方興之勢也。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取象歷臨六爻。至遯初二。陰九八。爻八於數為陰。于象為月。故曰八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九七。爻七於數為陽。于象為日。故復曰七日。

彖曰合旨

全彖重利貞。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

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之。凶立至矣。吳因之曰。元亨利貞。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言後日將衰。益見不可不貞。

○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一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夫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卦何名臨哉。二陽浸。則君子道亨。巽。莫禦。雖无意逼陰。而小人自退避也。故為。何以元亨利貞也。卦德坤順兌悅。卦體剛中而應。是其臨小人也。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不拂時宜。在己善用其剛。而在人又委任事權。此皆正也。故以大亨與君子。而又戒之以正者。正理以維乎。勢乃天道之當然如此也。且以氣運言。至于八月有凶。二陽之消。在數月之間。不待久。



也。君子得不利貞為兢。哉。

首節浸長內有漸而長意。又有方來未艾意。

二節承浸長來悅而順見進之不躁也。剛中而應見進之不苟也。此所以善其臨所為元亨在此。所為利貞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以正之辭。剛中而應字。不以在人協力言。乃君為之應。剛柔合德而有為也。

三節孫氏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无陽便不成世界。故其心未嘗不注意於君子。然君子所以與小人異者。只在正不正之間。使君子不能以正自處。天為何意於君子耶。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之道合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末節消不久危之詞。長而曰浸。何其漸消而曰不久。何其速。君子當預為戒耳。趙氏曰。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剥復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澤上有地。臨于澤。臨之象也。觀此得臨下之道。為臨民不可无教。而教思一念。亶不倦。與兌澤同其深矣。臨民不可无養。而容保之澤。蕩无垠。與坤地同其廣矣。臨下之道。何以加此。此臨字上臨下也。與卦名取義不同。重在无窮无疆上。不徒曰教。而曰教思。謂教育人才之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如庠序是謹矣。又



中之孝悌勞來有方矣。又繼之振德，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如利一人不為也，利天下為之利，一時不為也，利萬世為之。此君師之道也。无一人不復其性，无一人不安其生矣。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久矣。然以一人臨天

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其勢常易。是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其臨者去而小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安然垂庥而享之矣。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其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同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內指內卦二陽。李九我曰：臨一也有臨，逼之臨。蒞之臨，與之臨。初二爻臨，逼也。三五上臨，蒞也。獨四一爻臨，與也。要之皆歸於正也。張幼于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蒞小民之道也。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也。其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



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其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允終為悅。其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其者。臨之賊。言邪也。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是君子進而眾小人皆其所陵迫而攬斥也。故為咸臨。要在所為臨者。一軌於正。如所謂順悅剛中。烏則不為小人所乘而吉也。

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二陽皆曰咸臨。然君子豈有不貞。但當道長之初。聖人慮其恃壯妄為也。故以貞戒之。咸皆也。臨與卦同貞。即卦辭之貞吉。即元亨意。

臨民言

一說一爻俱以臨民言。咸普徧之義。其道廣。

普無所徧此蓋

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正也。故曰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必貞而得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无正。君子之志欲行正於天下。不得不守正以臨之也。

時說謂釋咸臨非也。此釋貞字耳。若說釋咸臨。是君子之貞為防小人。非以自治也。吳因之曰。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說。君子之志。只欲行正於天下。若乘此機會植黨求勝。務洩不平。好逞客氣。一有此念。即邪也。何以為貞。何以能咸臨而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臨陰故為咸臨然剛得中則舉動合宜勢上進則權  
 功在我故可以揖服羣邪發舒吾道吉而無不利也  
 初二皆咸臨也二剛得中所謂剛中而應者且勢上進比初又不  
 同矣故初必貞而後吉二即咸臨而已吉无不利矣吉陰邪盡去  
 也无不利陽道大行功業可建也宜一串說  
 一說以臨民言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群陰而得其友順  
 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  
 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志欲行正以令天下而天下順之彼小人者不利君子用  
 事而排阻其間何其不順故咸臨者為其未順命而不容不去  
 也陰黨去而陽道行所以吉无不利矣  
 順以小人之心言雖迫於勢而心未帖然順命 若以臨民言潘  
 雪松曰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  
 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  
 促以勝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也吉无不利以此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憂不能見容故以其為  
 臨阿媚自結然君子豈可以非道悅哉无所利矣為小人計惟



用憂之一念。改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奚必  
以井為臨也。

說慶  
字耳反  
此獨就  
井臨內  
井出憂  
字于既  
字更游  
氣

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蓋小人以井為臨。恐不容於君子。其心不免於憂也。聖人就其憂之一念。開示之。蓋其能憂。處即是良心萌動。處可與為善。故與之以无咎。廣遷善之門也。君子欲去小人。正為其井悅耳。變其井悅而順陽剛之正。君子豈不能容小人哉。一說无咎。謂君子不追而咎之耳。亦佳。項氏曰。三井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悅。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一說以臨民言。謂違道干譽。不能動物。取象井者。兌口柔悅也。

象曰。井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陰柔居下之上。是其處位不當。故以井為臨。以巽免耳。是其咎也。夫既憂而改之。則變柔從陽。可以補過。咎不長矣。

位不當  
以德言  
為可

位不當。不以德不足說。時講有就德言。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居說之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將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聖人猶以咎不長許之。欲其速憂耳。

下三爻以臨民言。亦可。看來還該以君子小人說。初二君子也。六三小人也。惟在為君者。任賢勿二。知久善。使則君子用而不



入退无疆无窮之治成矣。故上三爻至臨智臨之後，則係之以教臨。

六四至臨无咎

四以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宜其情意懇至，固如膠漆，不以勢位拘，不以毀譽間也。故為至臨，得為相用人之體矣。又何咎。

主大臣下賢言至者，誠意懇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德同者相信，異己者見疑。四之至臨，由其位當有柔正之德，故於剛正之初，不覺情投意契也。否則外親內疎，烏有懇切之誠哉。

位當雖以德言，亦要識大臣任天下之教養，而初九有教思，容保之德，欲行正道于天下者，是其同德相信處。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擇賢以任之，教思委之，司徒容保委之，司空此其所為臨者，乃智之事，誠為執簡御煩，得理道之要也。不為智臨，而大君之宜乎，則賢才輔而教思容保之治成矣。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智臨。智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



智。適為不智。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雖不自任其智。其智大矣。乃大君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豈苛察為智哉。乃行中之謂也。智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

時說皆云中者。天理之當然。用賢就是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行中。此說雖是。仍該入一層看。中即柔中。在人君為下賢。虛心也。夫子慮人以知臨為苛察。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見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居卦上。處臨終。是其教養乎民者。行而有常。久而不變。以深仁厚澤。煦育天下者也。此聖王雍熙悠久之化。而无愧君師之責者。吉又何咎乎。

主臨民言。正所謂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淪肌浹髓。百年必世之治也。一說主下賢言。至者表裡如一。敦者始終如一。敦臨即至臨。智臨而道愈篤也。取象坤上。昼最高。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臨之吉者。由其存心天下。加意窮民。是以教養不安。小成而敦厚於臨也。

合四  
文宜  
下賢



此純王之政本於純王之心也。若主下賢說內指內卦二陽

觀 ䷓ 坤上 巽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體九五居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觀之德也。又九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名觀夫觀化在民為觀在己使徒多其文章侈其號令以眩天下則本之不立天下安取衷哉必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冲然密勿之上則精神凝一而民即契於精神心志不分而民即孚於心志可以達中表正於天下矣不猶祭者既盥以後未荐以前而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乎。蓋事神以誠不以文治民以心不以道其感應一也。

而八在

上示下瞻謂之觀卦名雖無德體更重中正上是可以為人觀處然觀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聖人恐人認作政教粗迹故特揭不荐顒若淵微玄穆處示人以觀之精也觀者顒也不荐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具於盥顒若寓於不薦恭是薦恭不顯文王不顯亦臨先歎念保正是此意。上講皆依時說但時說皆謂盥而不薦時此心無一毫妄想禱慮極其誠敬為觀者常如此時純一則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但如此說只說得有孚而盥而不薦四字尚未透看來誠敬在未有事之先象上之無為而化也祭必先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與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

此說得



可仰也。觀是无為之妙。徒涉有為。便不是觀。

彖曰合旨。全彖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作骨。首節維皇建極上

所以為觀也。次節維民歸極。下所以觀上也。二節已有神字。意三

節見中正為觀出於自然。兩極其妙也。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

觀者。通章全重此句。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巽

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

隱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何意於觀我。神道

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

也。故謂之神。又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

輸而羣黎已偏。為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而只一觀。示間上安

所著意言下安所庸。知識而精相喻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

以得聖人之神道。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卦名觀者。何也。觀之道。中正而已。然匪位則道不尊。匪德則道

不立。卦體九五居上。是中天地而為君。有其位矣。卦德順而巽。

是內之和順。道德外之深入。義理有其德矣。德以位顯。故能建

中表正。以觀示乎天下。刑百辟。式下土矣。卦之為觀。以此詞

詞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人君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  
化何如哉但見觀上之中正者莫不化於中正下觀而化也此  
辭所由係也夫觀卦而得神之感矣觀辭而得神之應矣然  
而即天之神道也試觀天以大中正默運冲漠而四時不忒  
其序矣則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建中表正直與天道同於穆也  
天下有不順帝之則不識不知而心服乎此所以中正以觀天  
下也所以下觀而化也觀之妙也

首節上講依舊說大觀主位順巽主德看來順巽是說他性情中  
正則其養成之德也至所謂大觀者合巽順中正以為觀而成其  
大也若止是位何以曰大觀 吳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  
平和安妥無躁動决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斂退藏沉而

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荐之意思  
二節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言能如是則下觀而化矣化者  
妙於不知也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者  
之觀都不著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  
三節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之妙頂化字來下觀而化皆本於聖  
人精神心術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曰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  
形之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  
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服而神  
字粘着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



又情入  
一動佳

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也。蓋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設教即是為觀。吳徵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一說神道設教謂神道處即是教。易因曰：夫曰觀則聲臭俱無，一如其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無物不通，觀之象也。先王以身率民，既達中表正矣。

而風土異宜，習俗異尚，徒憑天下以神可乎。故巡行方國以觀民俗，因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亦如風行地上，物无不遍也。

古者天子五載巡狩，巡行方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好惡，是省方觀民也。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僂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歐陽永叔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六爻合旨。蘇軾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

可為托  
名无為  
者延



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在百姓。大夫之觀，在四方。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人者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陋。闕觀者自足于蒨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

李九我曰：卦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下四爻皆所以觀人者。上二爻皆所以為人觀瞻者。皆以中正貫。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中正為觀萬物所快觀也。初六陰柔在下，庸才而無遠識，不能振拔有為，以觀光上國，故為童觀。此乃閭閻小民之事，非君子志四方之事也。故在小人則不足，在君子可羞吝也。

觀者觀九五也。九五者則公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不能遠見者，去五最遠也。小人无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足怪也。君子吝，邦有道貧且賤，烏恥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童觀，是百姓日用不知者。小人在下之道，則然也。豈君子宜哉。

提一道字，見得小人當如此。其所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夫婦飲食之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二應五，亦欲觀五者，但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不出戶庭而欲



窺上國之光，所見幾何哉。僅可窺萬一而已。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豈天夫大觀之識哉。

萍然一无所見，曰童。小人日用不知也。有見而小曰闕。僅見一隙，不能徧觀，盡識也。利女貞，見非大夫所宜也。張氏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之以女子激丈夫。取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初在下，故為小人；二應五而隔三四，故為在門而闕門外。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但以君子而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朝端，徒覘一斑於形似之粗，如女子闕觀也。不亦醜乎。

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无人不陶鑄焉。初雖童觀，二雖女闕。

六三觀我生進退

君子出處，度其君，又度其身。三居可進可退之地，安取秉哉。故君如九五，不必觀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焉。如執中居正，德足宏施，是行之通也。進可矣，否則寧闕觀而已。童觀而已，此自度其身者。

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三可進矣，苟所行未通，揔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程敬承曰：吝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為之進退，蓋欲密。



評有進  
之二字  
其進

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忽然以退終耶。吳草蘆曰：生者人之神明，而得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取象進退三居上而近巽，為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所行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失觀之道也。童觀闕觀，胥失之矣。

有大觀在上之主，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以未失道明之。童進邊，看來道者生之理也。觀我所生之理以為進退，必不至自失所生而有負明時也。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

九五察人以備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以四  
何等  
裁

九五中正為觀典章文物，燦然光輝矣。四最近而親，多之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闕觀也。為觀國之光，此豪傑奮庸之希，觀也。于此猶不賓為虛，此良遇矣。用賓于王，不亦宜乎。

時說上句以大臣言，下句推開看血脉，殊不貫串，通節俱宜。以四言利者，四利之也。上句只言四近當時之盛，不必說出大臣字。惟觀九五之光，故用賓于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

左會通  
卷三



也。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國之光者亦以明王有賓禮以親邦國有賓興以待賢能故為士若臣者各從而尚之也。

用賓者作賓王家尚賓者尚其賓禮而用賓也。一說尚賓就人君說賓字當賢字看言人君崇尚賓賢故四進而觀光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達中表正而君子乎則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咎之有此獨觀萬化之原者。

時說俱以占者為主以君子指五謂人君如九五之君子焉看來通節俱宜指九五說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群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而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風主德自相關係不察民俗之淳漓孰知主德之善敗故觀



我生非但以我觀我觀民乃所以觀我也

王者通天下為一身故觀我必觀之民。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

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

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

觀道知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

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無咎所謂難乎其無咎也。

唐艮庵曰彖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觀我生以

觀民亦自盡其為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亦

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師道觀天下亦君子之象也故觀已所行果足師世乾

俗而君子乎則无愧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看法亦如九五不必作占者說潘雪松曰上雖不當事任而德之

為人觀者猶九五也其心通天下以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

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

咎我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已則曰觀其實

無兩樣。二爻皆為觀者皆陽剛故皆曰君子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居師位責望隆重惟恐已之道德不足為國家矜式其志常



戒懼而未安也所以觀其生也  
此以為觀于天下之心言未平者不以无位而安然肆意不自考  
省也

一說以憤世嫉邪言武王著定而伯夷株薇是也。蓋上九不與天  
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 震下 賁 ䷖ 離上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為喻。賁无色也。故爻  
中多以尚質之象為得。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之化也。必  
先成而後文可飾。

震下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意至四五而曰  
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噬嗑 ䷔ 震下 離上

噬嗑 ䷔ 震下 離上

卦體內虛一陽間之必噬之後食是有強梗間吾之治必去之  
而後和也故為噬嗑夫治道之不亨以強暴梗其化也既噬而  
噬則強暴者去治比行矣故亨然欲去其間非刑不可故宜用  
獄而後噬者可噬治乃以得亨也

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吳因之曰聖人之心



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天下。但強梗為間之人。若復從優容。反以致養奸而縱惡。故必痛懲其罪而決去之。然不曰刑而曰獄者。以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至於用獄。亦聖人大不得已處。○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名噬嗑者。卦體中虛為頤。一陽為物。間隔不去。則治道壅闕。必去其間。而後海宇可同風也。故為噬嗑。既強而嗑。則強梗去而德教行亨矣。利用獄者。何哉。蓋治獄之道。非威無斷。非明無察。非中則威明兩備。卦體剛柔均分。則罰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斷。明足以察。有威明之善矣。觀雷電合章之象。而明動之極。相須為用。威明又相濟也。觀柔中上行之五。而寬非姑息。以刑節之。剛柔又相調也。此皆用獄之所宜也。故六五雖聖修未純。不能化暴。然威明得中。則折獄致刑。無不得其理者。何用獄之不利乎。首節見頤之中。豈可使有物哉。有物則上下間隔。勢不容不噬矣。二節噬嗑亨。加一而字。謂噬嗑之而後亨也。下文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從威而不明。恐致濫。明而無威。不足伏物。故惟威明得中之為



貴。剛柔分。柔上行則得中矣。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則威明矣。但上二句分言。下二句合而相濟言。

六五既不當位。如何威明得中。不當位者。德歎聖修。不能致刑措也。威明得中。自發用言。既具是善。故能利用獄也。一說以剛柔做主。剛者執法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仁義並行也。此且從說。剛柔不過意。至動而明。二句乃其善用剛也。柔得中乃其善用柔也。此說更新。又一說歸重柔中。刑者所以取中也。使非五之柔中。孰為刑之主哉。不當位。又一說遇難治之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有以去天下之闇。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

以用威象。雷以用明。而明罰以勅法。為夫天下之有間。起於法之不勅。而法之不勅。起於罰之不明也。故辨其輕重。出入制為一定之律。於以肅紀綱。而警有衆。使人凜然不敢犯也。此去間之大權也。

以立法言。非用刑也。明罰所以勅法也。明有詳審意。勅有整肅意。利用獄是臨時所用。明罰勅法是平日所定。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明罰者。明之於先。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勅之于初。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之仁心也。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但非此無以合間。是刑罰者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是刑  
無刑  
之意



潘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

六爻合旨。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而三三四五俱屬用刑。二惟良折獄者也。三困於強禦者也。四有司執法之義也。五人君矜恤之仁也。大都用刑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人情無懲於前。則无警於後。罪薄而縱之。後必惡極。罪大不可救矣。初惡未形。而一行稍虧。即有所懲。後豈敢為惡哉。為履校滅趾之象。小人之福也。无咎。

此止惡於初也。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於誅。小懲大誡。乃得其福。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取象陽剛橫亘于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於下。不禁則行。故象曰不行。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趾者人所以行。履校滅趾。乃禁其行。不使進於惡也。

楊氏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



蓋膚是  
自家治  
易不  
可說服  
之易  
與  
相

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臧鼻无咎

六二以中正治獄，是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如噬膚之易矣。但所乘者剛梗難化，非嚴刑何以捫其奸哉。故必臧鼻，乃得无咎也。稍務寬假，難免從惡之咎矣。

臧鼻，即劓刑也。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與臧趾、臧耳一例。看非費心力之說。

○象曰：噬膚臧鼻，乘剛也。

既噬膚矣，又云臧鼻者，以遇強梗之人，非重刑不足以治之也。一說：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除惡務本也。

取象六二六三，二柔爻象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爻，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臧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易述曰：中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肺。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正，有此象也。小物全体而乾曰腊，肉藏骨。六三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連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体，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盖獄成而讞於王。雖



有強梗其詞已服故有噬乾肉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无有服從者，能不噬腊肉而遇毒乎。然彼為間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

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已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遇毒者以處位不當才德不足以服人也。

以平日不足取信言。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有明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堅者剖直者伸矣。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入之司命必艱難而心无易忽。正固而心无枉曲則刑當其罪民不寃而吉矣。

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間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噬乾肺象難治之獄也。得金矢得



其責直之情也。艱以心言其難其慎，惟恐情蔽法枉也。貞以守言，不任喜怒而上下其手出入其情也。一說得金矢，謂聽訟者用剛直以為斷，以剛克強，以直理枉也。艱貞謂利在持艱難之貞，不平。

丘建安曰：噬嗑惟四五兩爻，皆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誦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利艱貞吉者，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故戒之也。

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又不為姑息也。以此用刑，即所遇難治，而彼且輸情，彼且伏法，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大君主獄，一輕重出入之間，而民命攸係，甚毋苟且慢易也。守以貞固，處以危厲，則刑清民服，乃得无咎矣。

六五君位，獄成而告之王，聽之，事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故貞即四之貞，厲字比艱更重。四以剛噬，五以柔噬，故四先曰



艱後曰貞此終歸於執法有司以執法為公也五先言貞後言厲此終歸於伸恩天子以好生為德也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剛柔相濟皆用獄之道也

蘇說以五俱主言

且艱為貞為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厲无咎者蓋貞則聽斷惟公厲則思慮詳審用刑得當故无

咎也

矣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慎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無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得已也威明而已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惡極罪大怙終不悛宜服上刑為何校滅耳之象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王者明罰勅法凡有耳者所共聽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滅趾之時豈至此乎



取象在上有耳象耳本聰且為離體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蘓氏  
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至五反覆相噬  
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  
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  
以刺噬之得喪

貞八味卦離無離卦離天雷而用離非卦也風即而四末也  
不離風即也而至於中夾五離矣故曰負離天谷又曰師離  
吳一氣曰風即中五師風離矣昔非靈或則離離之心以離之有  
皆少

周易會通卷之四

賁 三三 離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變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有文飾之義故為賁夫賁雖  
尚文然必以質為本自其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賁稱  
其文推之天下後世而皆通也故亨自其剛上文柔則文為主  
而質反輔之文勝滅質不過粉飾一事美觀一時而已故小利  
有攸往

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  
亦小可行而已 二句全重於賁亨者亨於有本之文也小利



用離  
止  
意與  
辭合

往者惟无本耳故不能無弊也時說皆用離明艮止二意謂離明  
在內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  
此二意不用亦可 吳因之曰混沌初分渾是太朴到伏羲說出  
賁字遂為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賁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  
於質也難文王一說到賁便慮末流之弊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  
利有攸往 一說柔來文剛是以文濟質剛上文柔是以質救文  
二者皆以質為本非謂剛來文柔文為主而質輔之也 取象剛  
體實為質柔體虛為文

彖曰全旨

全彖重質要得維持世道意文質循環雖曰天運而  
維之者人也文以濟質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轉移民俗

全在司世教者崇本實而無事浮靡也故與其過於文寧過于質  
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也重在以質救文上

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內而發外  
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質故言小利以止之也  
在時變則質極而必趨於文極而必返於質在化成則民俗朴  
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各止其所乃所  
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  
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揀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  
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而文勝之憂已倦  
倦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卦名賁而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何哉卦變柔來而文剛是以文輔質忠樸勝而禮無不行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以質輔文煩文盛而禮為無本故小利有攸往然賁之蘊豈特名卦係詞已哉彼剛柔交錯卦變也非即日月星辰燦然爛然昭回雲漢而為天文乎而賁昭於上矣離明艮止卦德也非即典叙禮秩炳然截然鋪張人事而為人文乎而賁昭於下矣由是觀之文錯即天文也天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以察時變焉質而文文而質其中迭運不已揔皆時之所趨可得於剛柔交錯中矣

明止即人文也人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化成天下焉質極而濟以文之極而救以質其中因時挽回使天下化成於不知何得於文明以止內矣此賁道所為大也首節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真誠內結柔自外來而文之是質極生文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文則加一分華彩即減一分真誠故小利有攸往言其不可過為緣飾也一說胡氏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皆質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 蘓子瞻曰剛不



以陰字  
解而分  
副上句  
作以貞  
救文言  
佳來文  
剛四句  
以已句  
柔交  
意下  
添入  
可

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不為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道之中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

天文人皆貴的道理。即此剛柔交錯即是天道自然之文。如日月之行星辰之布皆剛柔相錯以成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此天文以開人文也。即此文明以止即是人道當然之文。蓋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便是文明。其中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此人文因乎天文也。

末節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而觀之也。時變不過剛柔交錯而已。化成不過文明以止而已。以見天開文質之運而人以成之也。

唐蕤菴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時變以文質之運言。不指四時化成根察。時變來惟時變既察則可以挽回而化成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倍。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君子以賁之時，文明之世也。於



是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折獄。蓋折獄者。專用情實。稍文飾。則沒其情實矣。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舊說火為山所障。明不及遠。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折獄則民命攸係。非視遠惟明者。不能看來。既言賁。正是文明。且賁道至於察時變化。成天下。柰何以為明不及遠。又以庶政為事之小。宜依程傳。俱以明言。明庶政法。火之光明。化成天下也。无敢折獄。法山之慎重。不自恃其明也。鄧伯羔曰。賁者文飾也。明庶政可用粉飾之且。若獄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敢過用其明也。折者一折便了。有止之義。

六爻全旨

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上文柔

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頤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立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變也。至賁極而反于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矣。

五上二  
交乃六  
更精神  
結處

此蓋  
似利  
也



吳因之曰此卦本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須三之賁濡為得其賁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賁如固不成賁而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義則以立園之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賁也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即支王小利攸往之心也然周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文獨盛此皆天時人事不得不然不曾以已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有取立園取白賁之心然後有一套周禮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明之德豈不足以黼藻皇猷時當自賁獨善其身而非

道之富貴寧舍之以安貧賤焉不猶賁其趾舍車而徒者乎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自賁於下是賁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賁也一說趾以行言君子在無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所以行也守節處義其行不苟也故舍車而徒以為賁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軒車人之所以為賁者初豈惡而舍之哉義所不可乘也

在下而苟圖富貴非義也安分而自賁於下乃義也初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榮在趾此窮不義也達此者寡矣故聖人黷之微夫子此語初幾于以隱為高者

此本程  
傳可定



○六二賁其須

陰陽合而成賁。二陰柔而一陽剛。則陰不得求助于陽。且二中正而三得正。則道同相孚。彼此皆無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附三而動。資其謨猷。智力以成賁。不猶須之附頤而動乎。

時說主從大臣制度說六二中正。非无文者。然而一切經綸事業。得成其輝煌。皆從乎大臣也。賁者事業成就有可觀也。一說須

之賁。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喻文不虛生之義。潘氏曰。六二

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柔必須剛以興起。夫文明之盛。

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便見其賁。

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之從

取象三在上。有順體。二在順下。須之象。

○柔相賁其須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一賁其須。豈苟合哉。亦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剛健而興耳。

上指三。興有為也。柔必得剛以成文明之盛。不麗陽剛。安得賁乎。

一說上指上九。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賁至於二。文明

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過。故與上俱興。不敢獨以文勝。蓋文

明以正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二陽之間。柔來文剛。陽得陰助。是允所建樹。入施其藻。我



收其功。非得其賁而潤澤吾身者乎。然陰之承宣可以賁我。其奉順之可以溺我。必嚴非道之悅。永守其貞。則有以杜其僭竊。而常得其潤澤矣。吉。

此大臣得庶臣效力而文彩日章。如宰先有司之類。不必以小人服後言。

一說三爻極盛。未免有文滅質之患。防其必弊。故有永貞之戒。澤雪於日。三處文明之極。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賁其盛也。濡其潤也。惟承其貞而不變。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

居二陰之中。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有濡義。亦有陷義。故曰永貞。

三四離良相連。文明以止。故曰賁如。又曰永貞。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大臣之於群王。始未嘗不藉其潤澤而終。或受其憑陵。惟永其貞。則正大足以消蠱媚。終莫之陵也。

陵生於狎念。及於陵。故宜貞念。及于終。莫之陵。故宜永貞。終字須

玩。一說謂終不至文之陵。夷而害質也。此聖人於文。方值其盛。即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箇終字。可見聖情。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應。陰陽相賁。以敷皇猷者也。苟得相從。則為剛上文柔。

下卦離  
卦文上  
言及上  
卦及上  
故皆言  
賁

終字與  
承字相  
應



而成賁矣。乃為九三所隔，故為賁如。皤如不成，賁焉。然四求初之心，則如白馬飛翰之疾矣。此皆三所致也。而三非為寇者，特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如四之自守何哉？  
以大臣求賢成文明之化，言曰：皤如見四之，不遇乎初。曰：翰如見四之，必求乎初。曰：匪寇婚媾，見四之，終不失乎初。通節重四求初。孫氏曰：四之不遇乎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乎初者，無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求在彼，應不應在我，故只曰：匪寇婚媾，而不言應與否。以見四之自守何如耳。能不改其飛翰之心，久當還皤如為賁如矣。一說：六四艮侏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于盾矣。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初以實心而賁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實心而求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非所以相拂，而乃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乎。狗世而難於永貞者，為能與初為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以求婚媾之求者，居位與三近，疑可附而求也。亦觀四之自守何如耳。果能堅意守正，彼自止耳。安能強我哉。終无尤也。  
三得所賁者也。恐其溺於賁，故以永貞戒之。四不得所賁者也。恐其妄於賁，故以匪寇婚媾防之。匪寇句，蘓子瞻謂不與二之寇。



為婚媾也。程傳謂非九三之元則與初為婚媾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之吝終吉

五為賁主而有中德是君欲敦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質實為光華有賁於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之吝而可鄙吝然禮奢寧儉世風賴之終得吉矣

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六五不賁於朝市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此以不賁為賁也束帛之吝與賁于丘園不是二意但束帛句就用度言不可以此句說不好了吝者賁餘之時而獨守儉嗇于人情誠謂之吝也終吉者任質則干事可久守約則漸反于質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本而吉是世道之慶也不有喜乎

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于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極反本是當致飾亨盡之時而矯文以質救奢以儉猶物有本色而復於无色白其賁者也則无文勝滅質之咎矣白賁以白為賁也上九賁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故為白賁文極而反質素賁于是乎止矣何咎 唐凝菴



凡類達  
原在此

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文明以止者此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其心必有所厭薄者。即此真心。所謂志也。  
人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必有所厭薄者。即此真心。所謂志也。  
白賁无咎則能反而得其太素之真心矣。志不得乎。  
時說皆以大臣維世之志言。看來以初心言更佳。人心之初原自  
純白。反本復始得其性初之心矣。  
程敬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詞皆主賁。故皆以白言  
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体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即白  
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剝 坤下復 震下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  
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於剝而  
善處於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  
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  
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  
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孫吳江曰。龍蛇蟄而  
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牯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  
心見于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於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  
不食矣。

剝 坤上

二 全會通 卷四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盛長陽氣將剝落而无餘故為剝夫衆陰剝陽小人盛而君子孤時當止也君子當儉德避難豈可有攸往乎

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不利有攸往戒君子也所謂順時而止也

彖曰合旨 全彖重順止二字順止即是順天見小人非能剝君子惟君子不幾順止斯受其剝耳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往靜以觀時存吾之身以乘其隙而圖之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

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在剝則不利有攸往而順止在復則利

有攸往而順行即從止秉養成端倪不有今日之止孰為後日之行勿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名剝者剝落之義也卦体柔進于陽變剛為柔是小人乘君子之孤欲去之盡而純為小人之黨也故名剝 詞曰不利有

故往者以五陰方生小人浸長之時也時固不可往矣且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者何也。蓋君子出處觀時，運盛衰于陽之息而盈時當行也，則尚時而行於陽之消而虛時當止也。則尚時而止。此天行之數，不得不然也。今時當剥落，則消與虛在陽矣。能不順時止乎？故不利有攸往也。

首節立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剥，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始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過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夫言剛決柔，剥言柔變剛，何也？君子剛明果斷，其去小人也，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陰謀詭計，其去君子也，詞不順理。不直，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鏹，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二節吳因之曰：上說柔變剛，則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无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要他順止。故復申說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剥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无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衡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剥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

上全會通 卷四



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李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群小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薑尾之毒，并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非君子所尚也。胡氏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忘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俾天而已矣。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起于地，今反附之，頽剝之象也。夫上之剝從下而起，下剝則上危矣。故貽之休養，與之安逸，以厚于下，則民心固而邦本寧，足以安其位而不至于剝矣。

安字與  
剝字相  
反看

山托于地，君托於民，地不厚無以奠山，下不厚何以安上。故厚養下民，正所以安其宅。宅以位言，此防剝之道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即本固邦寧之意。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取象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良言。

六爻全吉。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為柔者也。聖人於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休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



必蔑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衆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與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為无咎，何憚而不為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斷也。剝至於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與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蓋。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蘓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係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慮之已，是故于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終无尤，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輿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牀之餘。終于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於天下。為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從微而著，初為剝陽之始，雖未即逐去，君子然已侵



其權尼其道為剥牀而方及其足也勢必至于蔑貞自取凶矣  
小人亦何利為此。

剥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  
床以足為安剥始于下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貞則凶戒小人  
勿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觀六三從正則无咎六五受寵則无  
不利則蔑貞凶屬小人言。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牀以足者滅貞之害方起於下也初雖微而剥從此始其消  
剛不可測者君子其可忽哉

言小人凶此為君子危初在下陰德未勝剥至於五以漸而極  
言由初起故剥足滅下答其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二漸進而上小人之勢益壯害正之謀漸肆猶剥牀而及其幹  
也必滅貞而自取凶矣

辨分別上下者故曰床幹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

揚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  
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牀  
甫之日乎。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陽雖至于辨幸其黨與未盛大也君子當急避之失此不去



即剥膚矣。

剛柔相應比曰與。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故曰未有與此於危之中。有幸之。意教君子急避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剥陽而三獨與上應。小人猶知有君子也。故誘之曰若能剥去邪黨以從君子則无蔑貞之凶。何咎之有。

一說謂剥去衆陰恐非本卦剥陽之義。只是保全善類。不忍黨邪害正。在應字上取義。故在剥之時為无咎。胡雲峰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

吉言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

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小人害正皆同黨使然。三无咎者以其遠失上下之情。不與同黨也。故无咎。

聖人恐其係戀同類。故勸之以斷曰失上下。

○六四剥牀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蔑貞之禍肆矣。故象剥牀而及其身。所謂逐去忠臣。剪落義士。斯其日矣。豈有小人既剥而得以獨全哉。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一經會通

卷四

十一



剝牀以膚則已懼及身之禍切而且近此時去無及矣何不早為計乎

不早  
故至  
分明  
君子

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切近於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小人之領袖也。能為君子禍亦能為君子福也。故示之曰。若能率蔑貞之黨為從正之謀。國政權柄一歸君子。掌握如貫魚以宮人寵焉。則不惟民社受福而小人實嘉賴矣。无不利。

貫魚者率陰也。以宮人寵者受制于陽也。一陽在上。群陰所剝。

非五以柔中之德。摠領承陽。則剝必盡矣。剝至於五。剝之極也。盈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剝。三之勢未盛。則教

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陰長。則教之率其類以從陽。曰无不利者。以利害動之。見小人雖至蔑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獲福也。

立行可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畜陰之權在陽。則

告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其曲為君子謀如此。取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三四而以之者五也。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此說左  
小人  
言

害正者小人之尤以宮人寵則終无尤矣

小人慮禍之心常恐君子追論往事以為罪故以終无尤散動之使堅其從正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

上九一陽獨存是眾君子湔謝已盡天不忍世道終亂留一君子以開太平而昌善類為碩果不食之象故在君子而當斯時必為眾陰所載而得與矣若在小人而值此不盡去君子不已豈有君子既去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剥其廬而失覆庇矣然則君子可盡剥乎

如此  
揚說

治之秋所賴開太平之盛者止此君子當剥之極而有碩果不食

之君子正眾心共載以為世道主者也可盡剥乎而小人必欲盡剥去之非剥君子也自剥而已故曰剥廬 胡氏曰林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林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 取象此爻為艮止之主是全乾剥而止於上之一爻不為所剥艮之成終成始生不息為碩果不食有復生之機果中有核謂之仁復者復此仁耳非不食而何以致復哉艮為果坤為大輿五陰垂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廬亦取在上之義艮亦為廬象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林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小人剥極无所容身之象也

上經會通

卷四

一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其勢孤矣而曰君子得輿蓋君子之德下民仰望故  
剥極愈孤而民載愈殷也夫既為民所載而小人必盡剥之祇  
自失所庇耳寃極於終安可有為哉小人亦何利為此  
程傳曰正道消剥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頌載於君子君子得  
輿也敬承曰君子在上則厚下厚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輿耳小  
人剥君子將以自用也而乃終不可用亦何益哉

復 三三三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剥盡而坤一陽來復故為復陽既復矣則吾道之生意復回正  
人之餘類復植不其亨乎故已之出入揮霍如意无有嫉害而  
明類之來離我受祉亦無摧抑豈倖致哉蓋陰陽反復之道時  
至七日當得陽之來復天運循環自如此耳天有是時則人必  
有是事寃且一陽進衆陽俱進建鴻樹駿惟我縱橫何往不利  
乎豈特无疾无咎已哉此復所由亨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復者窮上反下還其所固有也通節摠見復  
則必亨一亨字便了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来无咎亨在人也七  
日来復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有攸往則既復之  
後无往不利推開事業而言正所為亨也一說无疾无咎以在  
已所行言反復二句見天運之必然君子不可不善承耳攸往即

解



出入二  
可不平

枯无疾无咎

解疾  
疾乃  
疾之

按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来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兼朋来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七日来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修舉廢墜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一解疾字氣失其平之謂疾。出剝入復之間最忌英氣害事。能順行故无躁妄之疾也。无咎根无疾来我若不順行用壯用剛則眾陽亦因壯妄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眾陽后事故曰咎。張雨若曰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于復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復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取象亨者陽在剝則窮上而无所往。今復在下五陰俱無阻隔有亨象也。出入剝入復之象也。朋来五陰順之象也。无疾无咎則一陽震動而五陰咸順之象也。反復剛反而復之象也。七日陽消於剝七變而成復之象也。利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莫遏之象也。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卦名復而詞曰亨何也。蓋剝之餘君子往矣。今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復植吾道大行所以亨也。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哉。蓋剛反固可喜而自恃其反動有不順亦可惧也。卦德坤順



震動是當元氣初回之日順理而行不輕動以激其變則在已  
足以自固而小人無隙可乘是以已之出入既得自如而无疾  
朋類之來亦得離祉而无咎也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  
豈人為哉以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陰  
陽消息一天運之自然也天固有以開君子矣由是而利有  
攸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駸々漸長而臨而太而壯而夬以至  
於乾无非陽明用事而君子滿朝矣于此有為何不利哉是  
復也固有知以君子之亨矣至觀復於造化其有以見天地之心  
乎蓋天地無心生々不息乃其心也剝之時此心不可見矣至  
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貞下起元天地生物之心无間可息  
者不於是可見乎

首節刪反釋復字而亨在其中他卦皆曰剛來此曰剛反蓋來自  
外至反則復其原有昔從此而往今從此而還也  
二節程敬承曰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蓋剝之時士君子  
之氣約結不伸倏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衆陰之怒  
者疾之不終无也故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所以善其  
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  
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  
嘗一毫之不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  
取象剛言反見无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為止反



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无以養微陽之，俾而甚陰于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来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

三節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過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

四節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剛日消，此往則剛日長也。立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太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也，故亨。

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乃此順動所致者曰順。天之行也。末節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無時間斷，故陽極于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于此可見天地之心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有時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不復續，尚何以復生于內而闔闢无穷耶。見字重發見者，自人所見而言也。天地之心時不息，但在剝就復之時，更覺見得明白，非謂生物之心果有滅息至此復見也。唐氏曰：天地何心也。生不已，即所謂仁也。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

一經會通 卷四



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机。无。後。先。無。斷。際。但。欲。見。之。非。此。无。由。何。者。渾。然。於。穆。機。絨。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机。忽。萌。于。黃。鍾。之。宮。此。為。可。見。正。見。其。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潘。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李。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聖。人。真。能。大。明。終。始。不。能。言。此。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按。末。句。分。明。是。揅。前。意。蓋。天。地。有。剛。柔。有。動。靜。有。七。日。八。月。有。剛。柔。有。長。而。其。心。必。剛。反。則。見。矣。動。而。以。順。行。則。見。矣。七。日。來。復。則。見。矣。剛。長。則。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甫動復之象也先王以陽者天地之生氣而微陽不養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關焉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安靜皆以保養微陽使其生意完固為來春發生之根本耳

雷在地中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于地中此即至日也陸氏曰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謂之至已反而來矣迎其真脉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不省皆先王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也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





不合支  
以  
休言

為事也。按微陽之氣，天地之根，而萬物之母也。氣方息而遂洩之，故夏有愆陽，冬有伏陰，精未聚而先發之，故人多夭折，物多瘳厲。當靜養之，不可使蕩洩耗散也。  
一說以心體言，外之閉關而吾心之出机併杜也。商旅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去情欲，斂神識，閉關之學也。所以養仁也。取象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衆坤之象，震為大塗，有閉象，坤為靜，有不行象，坤為地，有方象。

六爻全旨

張姜東曰：觀復可以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承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係詞以顏子

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惟自知  
然後能  
見天地

蘓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係詞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願可以為遠耶。不然一念少蔽，即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即與天地不相似。不至于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

二至會通

卷四

二十五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修身以仁。則毛髮甲

爪俱為仁體。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

六二休復吉。六二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資其善以自益而已。不勞復之休美

者也。聖賢事業皆由此出。吉。人心之復。不知費幾許省察克治。休者取諸人而已。不勞也。非以

復善即為休。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人也。二能下之。所謂以友輔仁也。故

休復而吉。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日

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張南軒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所謂復其見天

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

仁為切也。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

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

初之意。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不中正。資稟備矣。又居動極。性情躁矣。故既還于理。又蔽于

初為仁

復于仁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頤復是  
困而思

作惕厲  
與小  
合

仍常

割解

上經卷之四

二十七

欲既出乎欲又入于理屢失屢復之象夫屢失固蹈入欲之危  
矣而能屢復則天地之心猶存何咎哉

復乃惟一功夫如何著得頤字曰頤復則頤失可知矣然既危其  
屢失猶幸其屢復者亦誘以遷善之門也一說厲作惕厲之厲  
復至于頤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一復  
永復矣乃得无咎以其震體有惧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雪  
松曰頤復則去而迷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故必惕厲而得无  
咎

象曰頤復之厲義无咎也

頤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于義何咎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四處群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眾俱行獨  
能依豪傑以自復于善吉亨不假言矣

時說中行在群陰之中行也獨復謂獨能復於善也諸爻之復其  
其善端此之復復於善類若如此看太淺聞之繆師曰中即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即後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此  
中體原在隱微中獨知獨覺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  
自復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  
也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所  
專向故發此義

二至會通  
卷四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獨復者以初九有道之君子也。四寧遠眾以從之者非從初九也。正從初九之善道而行故能獨復耳。

制解

初之善一也。於二則曰仁。於四則曰道。蓋仁以心言。道以理言。近初者聯之以心。遠初者從以理耳。聞之繆師曰。此道即率性之道。道止一中。獨體即是中。體即是道。體要看得合一。四五之中一也。四之中以獨復當始念。而即是五之中以敦復至終念。而愈固。

六五敦復无悔

復之時有待失而後復者。有資人而後復者。柔中如五其極養深潛純粹善念存存善行慥。始終如一。敦復之象也。此至誠无息之道。聖賢不愧不怍之心也。何悔之有。

註疏

敦者堅固完成也。此卦以初之復為主。所復一如其初。能常以不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坤為順。居坤體之中也是未發之中。一順其初不加一毫彫琢也。故曰无悔。不但无砥悔而已。復頤不重初哉。不遠復者善心之萌入德之事。敦復者善行之固成德之事。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如二。從道如四。皆因人而復。其復非自成也。五所以敦復者以中德自成。無待於人。故敦復而无悔也。



考成也。人性之初，止一中也。能完其初之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考即誠者自成之意。順其初而完之，无一毫缺陷也。有以考作者不善之考者。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蘓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祀。

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群陰之上，而遠于初，蔽猶已深。善端熾息，迷而不復者也。從欲惟危，凶可知矣。即其凶而極言之，棄天藝，天天必災之。自暴自棄，人必絕之。以是而行，祇以敗事，且將喪心病狂，終身汨沒而不能出，猶用行師亦必覆車擒將，辱及其君。雖十年亦不能雪耻也。迷復之凶，可畏如此。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遠，故昏迷而不知復。災眚以下甚言其凶也。十年不克祀，正七日来復之反十者，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墳卿曰：易之凶，未有大於復。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迷於復則患，有不可言者，故凶至此耳。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不可直  
有人君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是心以為天君，當存天地之心，迷而不復，則與君道相背馳矣。能免凶乎？

君以心言，君道謂初所復之仁也。反背馳也。迷復凶，不仁之甚也。

无妄 ䷘ 震上 大畜 ䷙ 艮上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故頤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坤離也。

无妄 ䷘ 震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為卦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動，以天不動，以人故。若无妄，夫无妄則誠能動物，當得无亨，然謂之无妄，則无妄貞也。又必一出於正，不拘于小諒，則信理而非徒信心，可得元亨而利也。若其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亦妄矣。情其不免，安能利有往乎？

无妄誠也。史記无妄作无望，人有期望，即是邪妄。本義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即理，即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无妄原无不正。聖人又慮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故又點出貞字。



貞正所以成其无妄也。匪正有眚，戒人於无妄。上加一意也。此一  
正一反，深明貞之為利，意大抵着。念即為妄，不惟妄念不可着，即  
无妄之念亦不可着也。傳曰：心雖无邪，苟不合正理，即妄也。或  
問：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  
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  
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  
焉，即妄之參也。終有妄，便有眚。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卦名无妄，詞曰：元亨利貞，何哉？卦變剝自外来而為主于內，是  
道心復還，動无妄念，所存者一正而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是  
即此為主者，奮發有為，不屈于欲，所發一正而无妄也。卦體剝  
中而應，是即此為主者，實意交孚，不載以偽，所與一正而无妄  
也。故詞曰：大亨而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本  
无不正，惟順天之命，天斯祐之，而元亨矣。其匪正不利者，蓋无  
妄而以不正往焉，則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命者，天必不祐  
如之，何可行也。

通節反復其詞，只是将无妄與正合一處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



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而盡人合天者亦反之。天命之初不可不正也。首三句不可平看。以首句為主。剛字為重。吾以天德為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无邪妄矣。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此乃卦之主也。人心之初。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撲實。无所回互。而于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程傳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此為主於內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然而然者也。動于无心。即動而天矣。此有主者。衆理自為之役。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撓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為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於衆感衆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為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為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為知命。着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焉。即為巖墻。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

念為即為困窮。故匪正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



往也。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世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象曰：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物與无妄也。然與以實

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先王於是代天理物，茂生之心

對時育之，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此贊化育之道也。

彖德天命上說，象德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與以

无妄，物各具一性，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

萬物，亦聖人自然之天也。物不必無人言時字最重。

程敬承曰：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為主。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博於

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

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

所期必之哉。期必為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

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

體天而无妄也。

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於內者，

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

育者，先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六爻全吉。胡雲峯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

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



行雖无妄而有肯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於无妄而已矣。

蕪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于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共。種。思慮。俱属妄心。種。計較。俱属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為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幾微之

間。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獲。不菑畲。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妄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揠苗。尾生。孝已。无取。硜。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正剛來為主于內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以人。无妄者也。以是而往。獲天之命。天必佑之。安往不吉。无妄以初九為主。震陽初動。誠一未分。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得无妄之吉。



得志就  
本字言  
解

時說吉以君民親友言非也。有謂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可從者。來此往吉宜以心言。唐疑菴曰：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蓋於穆之運原自不已。吾人之心原无停机。一陽初動，生機勃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健，即是至誠无息。安得不吉與匪正不利，有往正相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正也。志有不得乎。

程敬承曰：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順利為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人皆知不為之无成，不知有為之為累。故聖學有為心與取必心皆妄也，皆不利往也。六二柔順中正，純心修學，而无計功期效之念，无謀為於前，无冀望於後，如不耕亦不獲，不菑亦不畲也。无妄之至也，則雖不計功效，而功效自應，何往不利乎。

亦要玩  
今義理

六二非无作為，只是始終一无計較也。前念不生，後念不起，无獲與畲之念，恰似并耕與菑都无有也。紫溪曰：學非无為也，順乎天機為之，以天即謂之无為可也，非无得也。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為而有所冀，亦非无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

上全會通 卷四 三十一



而蓄當畜而畜。何蓄畜之有。此之謂无妄。耕春耕獲秋收蓄懇也是開田畜熟也。是三年之後成田也。則字甚緊。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利往自然之理。无妄之福也。與卦不利有攸往相反。正有意无意之辨。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二之无妄。有如不耕獲者。言不以富利雜其天理粹然純修也。

富當利字看。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沈德培曰。人多為富字所悞。心仔裏潔淨。滓去清來。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作。游氏曰。无妄。主言无妄也。切之則有主而

實不耕獲不蓄畜坤道也。二之柔无欲而虛。

六二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本无妄者。慶不得正。則居非其地。遇非其人。有意外之災。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者。故為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之象。君子且柰何哉。亦順受其正而已。

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其象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无故而去也。邑人之災。亦以无故而罹也。无故之事。人所不能必也。行人與居人。兩或相值。得牛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此聖人恐人泥定往吉之說。稍遭逆境。便生怨尤。故發此以



一絲... 卷四  
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得牛在行人，而所係在邑人，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此言理之所有。君子不得而避也。惟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君，下无應與，則物交无引，是以實心常存，實理常運，為可貞之象。无二、三之咎矣。

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即利貞之貞，不至於匪正。故曰可貞。蓋六四之乾體，即震初之動，无所係累也。時說可即當也。當守此貞而不變也。

氏曰：于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之遷轉，曾无停机。如：不動，真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之遷轉，而真常終不動。如：不動，而遷轉更无停机，不可執住。往吉，可貞相病也。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本固有之理，可貞无咎者，守其所固有者也。非固有之謂固守也。乾初体，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所固有，非由外鑠也。時說謂凡物不能守，便不為我有矣。故固守乃能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九五所謂剛中而應者，非有妄也。但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



无妄夫妄疾也。有意于无妄亦疾也。一念内横太虚之体碍矣。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勿藥而自愈矣。

時說以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德內治修矣。設或變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靜以鎮之當自定耳。看來六爻皆言心學。忽參以治道殊非卦旨亦宜主心學。言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即或有疾非真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往將自利。无妄之疾當自緣无妄而愈矣。楊敬仲曰起意于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則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矣。故勿藥即是藥。聞之師曰。總。是戒其妄動。其實九五无疾。者設為之詞。以見其當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攻有妄者也。无妄而藥反以藥生疾矣。可輕試哉。

疾者。堯舜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更作變動則反以无妄起疾。不可試者。戒在動也。動則妄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處窮極之地而必信必果膠固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適以自害。何能濟乎。故為有眚无攸利。

此彖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攸往者。彖止言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便匪正。何其躁極而不知處窮之道也。蓋由乾体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唐蕞菴曰。三猶可護其



災於天上。寔造其貴於已。  
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曰災。  
曰疾。曰青。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  
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而行有青。豈誠不足哉。窮極而不知變。故災也。

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小意。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  
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窮反生災也。一說此爻如孔孟  
有德而不得行于春秋戰國者。紫溪曰。六爻皆无妄。使信不以正。  
何以謂之无妄。本義窮極作時上說。時之虞窮。雖聖人亦有行不  
去虞。

大畜 ䷙ 乾下

○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体以陰畜陽。畜止之大。卦德日新其德。蘊畜之大。故為大畜。  
夫畜貴大。尤貴正。必其利於聖賢正學。不雜曲端。然後有大蘊。  
藉者。斯有大設施。食祿於朝而不家食。抱負可展而吉矣。匡濟  
時艱而涉大川。險難可濟而利矣。此有体斯有用。体用合一。畜  
所以為大也。

卦名雖以止畜蘊畜二意立說。仍重蘊畜上。故卦詞俱就蘊畜言。  
功夫在利貞上。學術正則事功宏。不家食利涉大川。皆本畜之貞來。

利貞  
不可  
知時說  
重



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死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无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徒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萬世不後之業這却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之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合直全彖以剛健為主聖賢之學必止于健天德也畜之大乃大於健德也畜之正乃正于健德也健德所履无不篤實健德所煥極其輝光人能畜此乾剛以止於健則有大涵養者自有大作用也應天即剛健故君子以健為學即以天為學完此剛健動與天應畜乃大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吉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何以名大畜哉亦大畜此剛健之德也為卦內乾剛健是德性堅強而物欲不撓外艮為止是本此剛健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德日進於高明而成畜之大矣故為大畜故詞曰利貞者用此本體之剛柔向上達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于天行之健此其大工夫大學術而為大正也所以利貞也惟利貞

上至會通  
卷四  
四十一



則不家食矣。國有養賢之典，正大畜者享之，而膺其大烹也。惟利貞則利涉大川矣。張弛闔闢之天，正大畜者應之，而動合時宜也。使所畜未大而求正，則我不得為賢，能享大烹乎？心未與天合，能達時變乎？此畜貴大尤貴貞也。

首節剛健以本體言，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活潑，鼓舞飛魚躍，暗地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能做工夫的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

如此

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曰新者日進一日之意。一說輝光兼項乾艮來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中形外，自不能已。畜之所以大也。二節時說分三段：剛上，人臣進位具瞻也；尚賢，人君尊禮賢士也；止健，鋤強不使為惡也。非直已守道，不能濟時，非屏欲斥謔，不能任賢，非道德齊禮，不能化暴。三者皆大正也。故利貞，或有相承講者，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為，方能化天下之強暴。看來宜以畜德言方切。利貞剛上之剛，即剛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個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也。



養賢應  
尚賢應  
天應止

不家食二節俱承大畜利貞來惟大畜利貞則賢德在我故能應  
養賢之典天理融貫故能具應變之才 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

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注厝圓活通變隨時  
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攖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  
眼風波倏忽變化若令泥執之士拘按古方而欲以濟非常之變  
非徒无益祇憤事耳此應天時行斯可利涉而必大畜利貞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不能五應乾故利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欲大畜其德恒從古人言  
行中求之蓋古人由盛德出為言行則言皆德之華也行皆德  
之實也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焉得古人之言行即得  
古人之心得古人之心之理即得吾心之理畜斯大矣

天在山中以氣言天積氣也空虛中无往非氣则无往非天山之  
虛處皆氣則皆天也多識以下作一氣講不必如時說多識前言  
往行非誇多也乃所以畜德也云云山之体小而能韜天道入之  
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  
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程啟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  
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  
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

修即副  
美畜德  
止于



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游氏曰非剛健篤實則多謙者不免徒博之病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初慎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至此也。

馮氏曰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輟。曰艱貞。能以止為進。艮靜也。曰牯牛曰積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輟。止也。閑與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必通養而後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

蘓氏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為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為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說輟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熾惡異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

下而能  
分有休  
以君子  
小人互  
取義



者豈形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室  
欲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  
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遏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  
牯必防其漸積豕之牙必相其机夫亦以鈎距之屏迹不若候明  
之潜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  
積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積人者自積是相拂而未始不相  
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  
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何  
怪其措足之差哉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為六四所畜是君子而為當權者摧抑也往則受制有厲  
矣利在已而不進也

初九乾體志於上進恐恃其剛銳而往以受畜故以利已止之卜  
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  
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義以明之  
取象艮山在前乾雖剛健必不能通故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而能利已則小人肆災之日自不犯其災矣  
不犯者初自不犯也行止皆存乎初重初也按程朱解初二則  
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二之為所畜為小人蘓

不必指  
上為小  
人如蔡  
說渾法



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  
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  
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  
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與說輶

二亦為五所畜。剛而得中。故時止而止。若輿之自說。其輶而不  
進。明哲保身。二得之矣。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畜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  
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喪  
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輿行以輶。止則脫之。輶與輻不同。小畜所  
說者。久住之計也。大畜所說者。暫止而可以旋起也。小畜之所說  
在人。大畜之所說在已。取象二與初三同為乾。體有輿象。二在  
中有輶象。剛中能止。有自脫其腹而不行象。輿而脫輶。脫其車下  
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故无尤。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二如輿說輶者。由有中德。故不躁而能相時。何尤之有。  
或以中无怨尤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與上當畜極而通之時。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比德協力。



謙貞二  
尚書說

此說象  
可足方  
言則  
是非貞

以馳驟乎王事，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厲，不  
如二之无尤也。必艱難守正，致慎重之道。日閑輿衛，修進用之  
資，則其出不苟，其進有具，自然動有成績，而利有攸往也。  
良馬指三逐者，三逐上而進也。上為天衢，故馬可逐。然馬不憂其  
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有利艱貞之戒，謂不可以易  
心處而苟且以赴功名也。日閑輿衛，正是艱貞輿象，所以載器足  
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必如是而利有攸往，難之辭  
須知乾為良馬，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亦俱逐而進，不獨三也。  
敬承曰：日閑輿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  
一。

並對亦可

雲峰曰：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脫輶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  
艱貞閑習，慎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脫輶而不進，三閑輿衛  
而不輕進，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利有攸往者，以三之志與上合耳。蓋三與上皆陽也，其德同其  
登進之志亦同，故勢不相畜，得遂進而利往也。

潘氏曰：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  
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上至會通

卷四

四十一



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難勝不免煩刑戮矣  
四與初應畜初者也能止惡於未形若童牛未角而加之以牯  
則上不勞禁制下不傷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禮者使  
其熱性  
不發

此大臣佐君畜惡者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用力甚易故  
大善而吉牛之觸在角童則未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使不至  
抵觸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是民未有欲心而教之讓未有  
爭心而立之防也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戾之前刑者禁於已  
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能潛消天下之惡而得元吉此心下為一快

乎

六五殲豕之牙吉

五居君位畜止天下之惡者夫以億兆之衆戕其邪欲之心君  
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摠攝事有機會聖  
人操得其要拔本塞源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戢其用如殲豕之  
勢牙雖存不為害也不勞而治

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  
殲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  
要道矣

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殲去其勢則



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爭。故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能化暴而得吉則天下受其福矣不有慶乎

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止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而蘓氏以陶鎔人才言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之故至於九二

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牯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畜極而通反側盡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禮樂刑政沛然四達矣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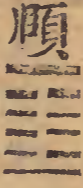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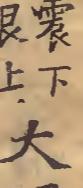
王治化說根四五兩爻來曰何喜之也天衢天路也四通八達无所障礙天衢即是亨有照三爻良馬逐主君子行道說仕路无所阻塞彖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又有主畜德說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極而通用力之久一旦豁然




貫通也。斯為大畜。又有主廣開賢路說。四五俱以陶鑄人才言。特之積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展其驥足也。蓋四五之畜之者抑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畜之者君子之才德已成。與衛已閑。无虞于四之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取象艮為徑路在上。天衢之象。道字行字正與衢字相應。豕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治化四達而如天衢。豈獨四五之吉慶哉。王道大行於宇宙也。取象艮陽在上。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曰大行。畜之大故行之大也。

吳因之曰。乾是恁樣剛健。若非畜得絕好。他豈肯為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也。

頤  震下 大過  巽下

陸庸成曰。震艮為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頤  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体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皆頤之象。故為頤。人者養也。養之道。



惟正則吉。故觀其養德者，皆聖賢之道，而不雜於他岐，乃為養之正也。然欲觀其養德者，何如必觀其養身者。口實一出於自求，不為飢渴所累，乃為養德之正也。斯為貞吉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而頤中之虛，原未有物，故以貞吉示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也。曰觀，乃獨知自証，不假外求。意養正工夫，全在此處着力。大抵天理當然之極，畧差一毫，不得稍差。針頭便不是正，所以要觀自求口實。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多於口體。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矣。故剔出以示人。口實如飲

富貴爵祿，身上受用者皆是。姚氏曰：觀頤象法集義以

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死，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養德正矣。不然，異端曲學皆不正也。自求口實，果窮不屑於躑躅，達不愧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心，不以聲色臭味汨性，則養身正矣。不然，急口腹而輕道義，即不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安得不考。但經文原未嘗對必從串說，謂觀頤於自求口實。觀之觀，頤即所為考其善不善也。自求口實，即所為於已取之而已也。謂頤之道在自求耳。按頤以靜為本，惟自求則靜而知止，所以得正而吉。而一外假而妄求，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專為口體之奉，失其正也。故六爻之義，自養者吉，求於人者凶。初二三動，體毋論已，雖四五亦未免。



顛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所謂以止為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頤之在自求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所謂頤貞吉者。蓋惟養正則道義不虧。身心有補。故吉也。觀頤者。觀其所養。必得正而後吉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出于正而後所養乃得正而吉也。試觀養萬物者。天地乎。而有不正乎。養萬民者。聖人乎。養賢以及之。而有不正乎。則人之自養。必如天地養物。聖人養民。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得吉。頤之時不其大哉。

首節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則字甚圓。謂養以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然觀其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如。二句正是解養正則吉。宜一串說。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无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取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体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養矣。自字甚重。頤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舍已而及人者。妄也。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頤也。必虛中靜止。無一毫忻



羨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二節。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推出來。便是无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无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大。上言養之正。此極言養之大。允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揚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故惟正然後吉。順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得養矣。頤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固非一端。而亂階於言語。禮始諸飲食。非必德養身之切務乎。故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所謂養正之吉也。

言語從頤動而出。不慎則妄出。以招禍。飲食從頤動而入。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為義。有不分養德養身者。洪覺山曰。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為德病者。莫如言語飲食。慎之節之法。山之象也。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揚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微不羨。林肉。

六爻合直。趙汝楫。頤中有物。貴于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体凶。止之。体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



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經繹曰。頤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

性也。又下體主自養。專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

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為能養物。陰則斂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焉。

六爻皆主養身說。无養德意。但養身正則養德在其中。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飽乎仁義而不願膏梁者。如龜以靈氣自養

也。乃應四而觀望。挾位舍素持之清操。羨非義之爵祿。猶舍爾

靈龜。觀我朵頤。則敗名喪節。何凶如之。

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靈龜以靜而為

養。朵頤以動而為養。李樂菴曰。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

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朵我之頤矣。正

如劉禹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舍爾觀我。與自求

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本足自貴。乃觀我朵頤。慕人爵而棄天爵。祇取清議。亦不

足貴也。

洪覺山曰。九以陽實明智之德。自養于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

以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朵頤於四。以陰虚无實而又无

所得為。徒自動頤垂涎。朵為爾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



云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惟陽剛足以自養二陰柔待養於人者求養于初是大丈夫不能自食而其心恭養於卑賤既顛倒而違常理矣至求養于上則以士君子不能自養而奔走趨附于權勢寧不見拒而得凶乎

初上雖能養人均非二之正應二居動體不能自止下為初九所動上為上九所動是必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不求我而我求入又無平者之懽對富之素無論在上在下均不可也求之下猶曰貽羞士類而已

取凶矣然則顛頤不足病在於丘頤也遊大人以成名者毋為乞墦之態也

按二之顛頤何以異于四之顛頤二之丘頤何以異于五之從上但四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人自養吉凶分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固不得矣往求于上復得凶者何也以非正應而行失其類也情分不投誰其與之適取凶耳

時說兼言初上看来單言上更佳入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行失類非應而求養故妄動而取凶也行字最重惟行故失類使堅自



守之節。何失之有。行字對守字看。凡養道以安靜為无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以陰不中正而處動極其所為頤无非縱欲敗度恣情滅性于養之道拂矣。雖其所養為天理人情之正。能无凶乎。其凶何如。吾知終身沉溺名節俱喪而已。何所利哉。

二是處貧賤而不知守。三是處富貴而不知節。養正宜靜。亟動於欲。拂養正之義。視拂經尤甚。故曰貞凶。見得飲食男女之常。不慎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操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四爻凶。禍至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勿用。蓋其於養之道。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者。大悖也。道宜靜而妄動。故至此耳。

悖即拂頤大悖由動極來。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大悖之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无咎

初九陽剛德足。養人四以大臣任養天下之責。而與初應。惟其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于頤。而為民養賢。則雖顛而吉。第患下不專。而求不繼耳。誠能信任不二。如虎之下視。專一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相繼不已。則賢者效用。而於相道无負。何



然之有

惟陽剛能養人。四五俱陰柔。故皆賴賢以養天下。自養於內莫如  
 龜。求養於外莫如虎。下視也。虎之威在自。故視眈。曰逐。則  
 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  
 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泰  
 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不求。  
 蘇氏曰。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徇人而喪已者也。四合  
 已而用人者也。以眈眈逐逐之心用之。徇人則為欲心。以眈眈逐  
 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道心。傾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即吾之養。上之德施。于是  
 光大于天下矣。

見為相者。不必耻其恩出自下也。養在于初。功在於上。指五入  
 臣無施。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歸之上。艮有輝光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居君位以養天下者也。才質不足。反賴上九為養。拂於常矣。  
 然用賢養民。君之正也。安守此貞。則天下蒙澤。吉矣。若不度德  
 而自用。以濟。則謀猷不足。養道何賴。為不可涉大川也。

拂經猶顛頤也。居貞猶下之專。求之繼也。居貞二句。是一正一反。  
 見當任賢養民意。取象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

不可涉  
 天川是  
 定始貞  
 意非守  
 常濟反



則反是。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象言此心樂從无強方是居貞。張中溪曰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陽剛在上六五賴其養以養天下由頤象也此其任大責重必厲以處之則克勝而吉矣然不以此時大奮經略弘濟天下能稱厥任乎利在匡濟時艱以涉大川也。

頤是  
含涉川  
意涉川  
正由頤  
中大經  
濟見任  
天則任  
濟亦六  
必屬而  
後吉利  
耳重屬  
字

頤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頤者由于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即厲吉處也。五曰不可涉大川則涉川者在上矣。馮文所曰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頤之道也。陸庸成曰卦惟陽德能養而爻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兢





業之字。利賴无窮。士當自養。宜寶爾灵。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以厲獲吉。則天下皆被澤矣。大有福慶也。

古大臣道濟天下。皆由憂動惕勵中來。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厲則慶在天下矣。

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于人。獨上九取足于己。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貽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歟。

大過三三異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故。為大過。夫大過之時。非剛不濟。苟以荏弱當之。適以敗事。象棟撓也。惟以剛濟之。而又善用其剛。則可往濟時事。撥亂定傾而得亨也。

大過有單以時言者。謂非常之時。內有二意。時極盛勢極重。已非尋常光景。且時極盛。則必衰。勢極重。則必反。又時之不常也。有單以事言者。謂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非常事也。看來兼時事言亦可。宜以剛為主。以剛得過者。還以剛得濟。棟撓者。非剛也。亨利者。善用其剛也。

或曰攸往句。承棟撓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看來棟撓

以故往  
往故  
說  
過  
異常



是委弱者坐視也。故惟利往以救乃亨。

彖曰全吉。

大過之時无才者不能濟。恃才者悻悻一逞亦不

能濟。故全彖以剛為主而以中巽悅善用其剛是過而不過。大得

人之才也。故可處大過之時。

○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

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而大者過是事處其極不可以尋

常拘者此非柔弱之才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為本末俱弱

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難於終棟能无撓乎。夫棟撓

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過而後乃克有濟。今本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卦德巽而悅行是強毅過入矣而風裁

不至太露又且存諸心者沉潜詳審見諸行者從容和順是大

過人之才也。以此而往何事不濟。故利有攸往亨。夫大過之

時以陰柔才弱者處之則撓而以剛中巽悅者處之則亨。可見

大過之時乃極難處之時而不可以尋常目之者其時豈不大

哉。此所以必待非常之才也。

首節大過宜以事勢說不可以入言。涉在大壯上去或曰凡作事

雖以英明果敢為主然巽順委曲亦不可少。須用他来相濟。今純

是果敢用事刻覈太至不能調劑和平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為

大者之過。



二節本末作始終看只主一人說非罪初上之不勝其任見任大者不可苟也。

三節陸氏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悅又穩不離中。体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純潛內運為巽。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接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程敬承曰棟以本末而撓。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悅行之。不幾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涉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于躁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于激亢。惟悅乃調於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往而亨。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悅行則可權。

末節吳因之曰大過之時。事體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看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筭。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乎大過之持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本潤木。乃至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以之立。大過人之



行焉天下非之而不顧。雖獨立不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雖遯世无悶。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者如此。

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大過之時，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為，有誰與共事者？故曰獨立。君子所為皆衆人所不能知，有誰與共照者？故曰遯世。不惧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中巽悅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齊御曰：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尚同，君子獨立不與。人皆適世，君子遯世无悶。此非以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攸賴正在乎此。惟不惧能獨立。惟无

悶能遯世。不可如時說獨立。易至於惧云云。

章氏曰：常人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惧何悶。

六爻合旨 立氏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其中而已。六爻

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躡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



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所謂大過者乃无取於過也

過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為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以陰柔能慎之資巽下續密之慮以處過時謀必萬全舉無輕發慎之又慎藉用白茅之象也何有棟橈之咎哉  
六爻皆有保持時過之任者以人臣濟過言存心天下之心也

有大於天下之事藉用白茅戒慎恐懼之過也或問卦取過而不

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于畏慎乃其所為不過若縱

事則過矣取象初柔在下承上陽剛有藉象茅柔物巽為白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以陰柔居巽下所以慎之又慎而象藉用白茅也

雪松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詞也二

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

六之柔故有棟橈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陽始過而得柔以濟之二之謀淺而初之謀深二之慮近



而初之慮遠高明柔克事功可圖象揚枯矣而生稊其發育有  
初夫老矣而得女妻其生育有望天下事尚可為也可以救過  
矣何不利哉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攸往者。揚曰枯夫曰老象陽之過也。若不  
免英氣害事矣。生稊得女妻象比於陰也。則能補偏以制過者。過  
而不過。生道也。何不利哉。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

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女妻者言二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以柔濟剛何  
事不成哉。

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  
不利。

○九三棟桡凶

救過之道惟剛中為善。九三以剛居剛。乖事體拂人心。即欲少  
有建立且弗克濟。况大過之時。烏能勝其任乎。棟桡之象也。凶  
何如哉。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但卦言棟桡太柔則廢。爻言  
棟桡太剛則折。

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  
棟桡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



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体分看。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撓之凶由其剛愎自用雖有忠益拒而不入不可以有輔也。不可二字宜玩非人不能輔三過剛自用不可輔也。大厦將顛非一木能支時事將危非一人能濟過剛无輔誰與共救天下之過乎。或曰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二又自用寧免棟撓哉。虞翻曰大過棟撓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為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于末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于其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是大臣剛柔參和克負國事者棟隆象也可濟過而吉矣然四之所以吉正為剛柔之得中也若更有取于初而有他焉則過于柔而理者亂振者危祇取吝耳。隆起也取不撓下之義。經緯曰剛柔之用難其中損過就中過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无乃過乎故有它吝也。張兩若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棟隆之吉者以剛柔相濟不至太剛則折而撓乎下也。

初柔在下相應程傳謂不下繫于初



不撓乎下，只解陰字意。敬承曰：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比者上陰，以強復之君，遇委靡之臣，鮮克濟矣。故象枯楊生華，无益於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委靡憤事之咎，雖或可免，而欲以稱匡時之令，主難矣。又何譽。

唐凝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與二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老婦，穩之皆无生机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

可醜，非其咎也。然无補於救過，又何譽乎。盖本有生机，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命也。无咎非與之重，无譽邊。取象二陽在下，近本，有梯象。五陽在上，近末，有華象。且以過二與初枯楊之梯，至是畢達而華，巽長女，老婦象。五陽得位居中，士夫象。四陽同為木，棟木之強也。三四居中，故為木之強，楊木之弱也。二五近本末，故為木之弱。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枯楊不生，梯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君任事而不能濟，亦若是矣。老婦而得士夫，亦異乎過以相與者矣。不亦可醜乎。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若是矣。



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氣盡發速其死也雖其起於九二之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 蘓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梯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醜之 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陽故有生道為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悅陰反得而垂之故稱老婦得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極非大過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當之竭力以濟不避生死至於不能成事而徒死事猶勇於涉水而滅頂焉雖於事凶矣而于義何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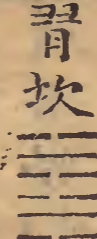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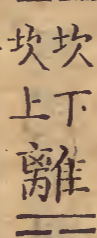
楊氏曰水溢而過于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事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 吳因之曰徒死而无益聖人所不與也但死于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于過周公係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君子幸而成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事當諒其心過涉之凶事雖不濟心可无尤就可得而咎乎



見危授命而功不濟或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程敬承曰初上二爻彖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事而畏慎不敗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其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習坎  坎下離  離上

程傳陽居陰中則為隔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隔之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

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大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 三三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陷陰中為坎重之又得坎為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夫險陷之時身在險中矣可自主者心耳誠能實心寧耐安義命而不萌僥倖則利害不驚心亨矣由是而行必能靜觀時變成出險之功也不有尚乎

有孚是實心寧耐即中庸素患難不頹乎外也心亨頂有孚來即無入不自得也行有尚頂有孚來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

亨者乎

光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可以終免矣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胡雲峰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人取象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中心亨之象

○彖曰全吉 丘氏曰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体水之德為有孚

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固所以用險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者險也上下皆坎則身當多難之衝險而又險也故名習坎處之何言乎有孚也試以象觀水之體實而其流也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滿而不行也夫水之流即行險矣而不盈之性萬古不變何嘗失其信哉然則人之行險亦惟中有定主守其信義命之心而不失矣可有僥免之圖哉此所貴有孚也維心亨者以二五剛中剛則堅強而能寧耐中則善調而免躁激故心亨而行有尚者以此剛中而往自能從容觀變持危定傾有餘功矣然是險也以其害不可有以其防害不可无

觀險於天高不可升是也有无形之險矣觀險于地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險矣在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為紀綱法度法地險之有形設為城池甲兵則內安外寧國是用守險固通三才矣其時用豈不大哉

首節險者水之所行非指水為險也二節純以水言而入之有孚在言外鄭孩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澹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丘氏曰坎水流也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也陸氏曰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於行險觀之水之信惟內

水流句  
以險句  
以人心  
可

本在會通  
卷四



流通是  
心亨妙  
珠

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三節或有重剛字者，剛中是中心之剛，即中實有亨也。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中，心亨者也。坎以能行為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唐氏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流通而已。剛而得中，被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于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流通矣。蓋二五兩剛雖為正

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其如我何，心亨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末節陸氏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險之所以為大也。險有時有用，非用之常用之時也。象曰：水流洊至，往來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流洊至，往來續習坎之象也。君子以脩己治人，非重習不可。故德行則欲其常，學不厭也。使理熟于身心，教事則欲其習。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一



誨不倦也。使民熟於聞見，亦濟至之意也。

溫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子瞻曰：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六爻合旨。洪覺山曰：六爻相值，俱无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顏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求小得。

丘氏曰：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置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棄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紫溪曰：處順易，處逆難，艱難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于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終于入坎，窞抑于陰，枕束于微，纏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



論也。故惟其性之定也。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  
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纏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  
孚心亨也。不然險不在時而在心。亦可慨夫。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初在重險之下。勢難濟矣。使以剛者居之。或能奮出。今六陰柔  
不惟不能出險。益自陷于險矣。故為已在習坎。又入坎中之窞  
鳥。終于胥溺而已凶。

六爻除九五君位。餘皆指人臣。濟國家之難。說亦可俱。以有孚心  
亨。作主。彖言習坎。而爻係于初者。以其在重險之下也。坎中小穴  
旁入者為窞。入于坎。險中之險也。蓋才不能濟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失道與  
上六失  
自相應

有孚心亨。處險之道。惟陽剛能有孚心亨。而初六陰柔。失是道  
矣。故習坎入窞而凶也。

失道凶。見不可盡。護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二處重險之中。身當國步之多艱也。坎有險矣。而剛中善處。所  
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弘濟時艱。廓清皇路。猶可維持萬一。不  
至如初之入于坎窞也。可求小得。

此爻孔。明似之。蓋君子處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豈才德不足哉。何僅求小得也。以當險時未出乎險之中。故一不辭大有為也。

此見二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按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小得。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不中正。履重險之間。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來往皆坎。其往也。坎前既遇險。其來也。坎後又枕險。祇見其入于坎窞。而不見其出矣。安用濟乎。

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

三正  
以  
靜  
以  
用  
勿  
之

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一說趙汝楫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柰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即命世之才。猶難况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終无出



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險時則柔相濟是君臣同心濟險也。六四何以自效哉不必于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從君之所明者進納以結之為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則上下同心終必轉險為夷而无咎矣。

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正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樽酒二句一串意不必分講樽酒一樽之酒簋二簋之食貳益也缶瓦樽瓦簋誠朴之象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明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通之乃能

入也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時有不容不自牖者以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樽酒簋二者以五與四在險之時剛柔相際也臣固思艱而切上交君亦憂時而篤下應故相通之情超于薄物之外也。

重剛際柔邊大抵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隙易生共患難則倚庇之情自切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陽剛中正其才可濟以居尊位其勢可為時急將出其机又將濟漸之傾否為太至于治平其象猶坎不盈



舊說以  
下盈為  
陰難未  
盡似誤

祇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而何咎。  
時說尚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二句言坎陷之中。雖未  
至盈而出。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看來不盈即是平。二句一意。  
程敬承曰。水以流而不盈為常。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抵于  
既平。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隘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  
有此。然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平即五剛中正之  
象。水以中正為平。則不陷于險矣。二五雖陷險中。畢竟陽剛  
能動。不為所陷。故至于既平而无咎也。然三有險而五既平。上下  
之勢異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之中德宜大有為者。僅曰坎不盈者何。以其尚阨時艱。中德  
未能光大于天下也。非德之病時之難也。

德非有大小。特在險中。未得大有。故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  
之未大矣。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視  
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柔懦不振之才。當國家險難之極。終于險而不出者也。  
眾繫縛之以徽。纏寘于叢棘之中。至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  
凶可知。



繫用二句以時言三歲句根陰柔以才言三股曰薇曰股曰纏皆索名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經繹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于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情狀焉其頽也夫

離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于陽有附麗之義故為離夫陽居道也陰居道也人臣麗君莫先于正而順所以成其正也故必陳善閉邪不為阿諛則

不可與順

克成君德亨矣然或浮慕持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

惟涵養冲和克全其巽順如畜牝牛焉斯可以保其亨而吉矣

主臣道說以正字為主順乃成其貞也唐疑菴曰先利貞而後言

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

能亨畜養也養成其順德所以消其火燥之用也 胡雲峰曰麗

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

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于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

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看來貞以事言順以心言亨者有所通于彼吉者无所咎于我

舊說利貞謂未附麗以前擇君而事畜牝牛謂既附麗以後忠順



不失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麗之義也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觀之日月則麗天而明也觀之百谷草木則麗土而生也以至人君位天地之中為天下化成之主豈无所麗哉吾知君以明而又明之德不尚苛察而麗乎正則正明所發百度維貞乃能正百官正萬民而天下成維新之化矣夫君以重明作于上臣可不以中順佐于下乎今六二柔麗中正是其不驕不亢微柔懿恭而能裁之以中行之以正又不流于卑諂惟中正也故亨惟柔也是以畜牝

牛吉也

首節麗者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重明主君德言不可兼君臣正字非指位只是明得其正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棣曰明者易流于察易昏于所寄流于察者非明也寄于私私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于行難于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二節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不可兼六五以六居五為不正安得

以君明  
日月  
以臣  
柔應百  
谷句

二至會通 卷四



以正名也。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貞字承中正來。畜牝牛承柔來。按君猶天也。其明猶日月麗天也。然君道貴明而明不可流于苛察。臣猶地也。其柔猶百谷草木之麗土也。然臣道貴柔而柔不可流于阿諛。故曰麗乎正曰麗乎中正。

○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上下皆離明之循環不已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明不繼何以照四方乎。故日新其德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毫無遁情直與日月合其明也。

繼明即  
與重明

明兩作今日明明日又明相繼之謂也。非兩個日也。照四方根繼明來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非物物而察之之謂

也。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蓋明德于天下者歟。繼明者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是也。洎詞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救之况四方之遠乎。

六爻合直。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于動故止之。繼者安于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

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于進四急于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

陸氏曰无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矣。

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俸志欲上麗幾不顧時勢之何如所履急遽急則錯矣是其咎也此无他不知敬慎故耳誠能敬以處之審時度勢何至于錯而咎哉

六二說俱

履錯是施為急躁動履紛錯非差錯之謂敬者錯之反敬之非令勿進也但欲慎重而勿急耳傳曰離性炎上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則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咎矣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邦非始之敬慎致然歟不然未有

不黷武者矣一說不主仕進說謂新進喜事之臣欲舉天下事而振作之不自知其乖方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固咎矣敬之正以避咎也

聖人恐敬之二字推諉避事故曰避咎豈是教之避事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正是人臣麗君將順而濟之以匡救渾厚而濟之以精明臣節之純黃離象也則可佐繼明之主而臻化成大善而吉矣

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而得臣道之中故稱



黃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于躁，即所謂明而得。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所以元吉者，以其柔麗乎中，而得中道也。蓋相道本之心術耳。

中以心言，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一說得中，就是黃離，不分黃離在外，得中在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盛衰循環，自有定數，故人力所當盡者，固不可諉，而時事无染，何者亦不可倖。九三前明將盡，如日昃之離，盛極當衰之時也。

此時若不安常自樂，而欲逆无道之天，以倖難必之功，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祇速其斃而凶也。

取象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在常用之器象，日用所行之常道也。自樂只在安常內，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幹旋變通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必將行險徼倖，以自速其斃者，故以歌與嗟示儆焉。八十曰：耋自此不反，則謂大耋人之老，不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善處功名，而徒鬱鬱不樂，且其卒取禍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盛極將衰喪无日矣豈能久乎

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人當在未昃以前幹旋耳到此已昃地位止有修身以俟一法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是當天命初回人心始向之秋乃以剝迫之驟施无

漸突如其來如者也則過激生變突必逮夫身矣焚如死如棄如  
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克有濟况當更事之始而急之

乎宜其焚死棄也因突而焚則死死則棄矣夫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

見其无所容按秦政一夷大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一得志而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伯王何暴哉不旋踵而取滅

亡也陸氏曰火性燥銳故煎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

其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死棄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

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焚而迫乎五三亦上焚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即焚死棄也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避咎之義  
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迫于二陽是強臣跋扈威權下移危之道也必  
反身修德憂懼處之既出涕沱若而憂懼形于色又戚嗟若而  
憂懼形于聲則已德修而權奸自消位可保矣吉

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在內昔孝順衰弱迫于梁冀使當  
時以憂處之豈至國事大壞哉

三不當憂而憂故凶五憂所當憂故吉是三之歌俟命而非樂憂

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

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主公也

五迫于二陽王公之位幾不保矣而曰吉何也以其憂懼圖維

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居上處離終是剛明之極而能及遠者王者用此出征  
則能奉天伐暴而有嘉美之功所誅皆首惡而威克振也所擒  
非醜類而刑不濫也仁義並行王者之師又何咎

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体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剛

離王公  
即是吉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按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嘉不以獲醜為尚也。吳因之曰。恊從罔治用威得正卒亦不失畜牝牛之意。取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在卦外有出征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象曰王用出征取正邦也

王用出征豈得已哉。奸寇亂我邦國不得不出征以正之也。重明麗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從大勝從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上經總意

經緯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

經終焉象人。中天地之功。于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美。乃坎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中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他爻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于理性不亦遠乎。

李隆山曰文正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







